

古小說鉤沈

(下冊)

魯迅三十二年集

7

古小說說鈎沈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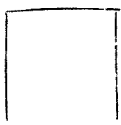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魯迅三十一集

(册下) 古小說鈞沈

7.



著者魯迅

編纂者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每部分訂三十三册

古小說鉤沈（下冊）

目錄

鬼神列傳	三三
志怪記	三七
集靈記	三一
漢武故事	三五
妬記	三五
異聞記	三五
玄中記	三五
異林	三三
曹毗志怪	三七

集異記

三九一

神異記

三九七

續異記

四〇一

錄異傳

四〇七

雜鬼神志怪

四一九

祥異記

四二九

宣驗記

四三三

冥祥記

四四七

遊異記

五三五

鬼神列傳

謝氏鬼神列傳

下邳陳超爲鬼君弼所逐，改名何規，從餘杭步道還，求福，絕不敢出入。五年後，意漸替解，與親舊臨水戲，酒酣，共說往來，超云：『不復畏此鬼也。』小俛首，乃見鬼影在水中，超驚怖，時亦有乘馬者，超借馬騎之，下鞭奔驅，此鬼與超遠近常如初，微聞鬼云：『汝何規耶？』急就死！

御覽三百五十九

志
怪
記

殖氏志怪記

宗正卿會稽謝謨夜獨坐椀飲室中，忽見人椎髮袒臂來飲，傾甕不去，謨以爲盜，援劍

逐之。書鈔一百四十四

客星通坐。書鈔二十

集

靈

記

集 靈 記

王諱琅邪人也，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諱見形謂婦曰：『卿困乏衣食？』妻因與之酒，別而去。諱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

指環一雙。御覽七百十八

漢武帝故事

漢武故事

漢景皇帝王皇后內太子宫，得幸，六字依初學有娠，御覽八十八引補夢日入其懷。帝又夢

高祖謂已二字御覽八十八引有曰：『王夫八御覽八十八引作美人生子，可名為歲。』及生男，因名焉。是為武帝。

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已上亦徵見史記外戚世家索隱文選顏延之宋文

又五百四十七年四歲，立為膠東王。二百四十七引並有數歲，長公主嫖抱置膝上，問曰：

『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

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已上九句依御

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數歲至此已上亦徵見史記外戚世家正義類聚八十三初

昏作是時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為太子。皇后既廢，栗姬次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微白之。上嘗

與栗姬語，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上亦賢之，廢太子爲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爲后。是時至此已上膠東王爲皇太子時，年七歲；上曰：「堯者微也，」因改曰徹。御覽八十八續談助三

丞相周亞夫侍宴，

續談助引作宴見

時太子在側，亞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視之不輟；亞夫於是

起。帝問曰：「爾何故視此人邪？」對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因曰：「此快快非少

主

御覽引有之字

臣也。續談助三

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父，因殺陳。依律，年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

「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於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

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互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議者稱善。時太子年十四，帝益

奇之。御覽八十八

及卽位，常晨往夜還，與霍去病等十餘人，皆輕服爲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

至蓮勺通道中行，行者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戟前呵者數十人。時微行率

不過二十人，馬七八匹，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亦了無騶御，而百姓咸見之。御覽八十八

元光元年，天星大動；光耀煥煥竟天，數夜乃止。上以問董仲舒，對曰：『是謂星搖，民勞之妖也。』是時謀伐匈奴，天下始不安，上謂仲舒妄言，意欲誅之。仲舒懼，乞補刺史以自效；乃用爲軍侯。屬程不識屯雁門。續談助三

太后弟田蚡欲奪太后兄子竇嬰田，嬰不與，案此下當有後嬰所厚灌夫因酒忤蚡蚡乃去案灌夫家屬橫皆得棄市罪嬰上書

論敘事今未見諸書徵引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竇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

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資治通鑑攷異一案上召

乃構嬰於太后上不得已殺嬰蓋已多所刪節後月餘日，蚡病，一身盡痛，若擊者。叩頭復罪。上使視鬼者察之，見竇

嬰答之；上又夢竇嬰謝上，上於是頗信鬼神事。續談助三

陳皇后廢處長門宮，竇太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董偃。通鑑攷異一

陳皇后廢，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行幸平陽主家，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

書鈔一百六引上意動，起更衣，子夫因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二句亦見文選攷作怨上常誤

岳西征歡樂。主遂內子夫於宮。上好看成道，信陰陽書。時宮女數千人，皆以次幸；子夫新人，

獨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釋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涕泣請出；上曰：『吾昨夢子夫庭

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已上五句亦見御覽九百五十八生女。凡三幸，生三女。後生男，卽戾太子也。續談助三

淮南王安好學多才藝；集天下遺書，招方術之士，書鈔一百一引作招天下之術士皆爲神仙，能爲雲

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上心惡之，徵之。使覘淮南王，云王能致仙人，又能

隱形升行，服氣不食。上聞而喜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肖傳，云無其事。上怒，將誅，淮南王知之，

出令與羣臣，因不知所之。國人皆云神仙，或有見王者。常恐動人情，乃令斬王家人首，以安

百姓爲名。收其方書，亦頗得神仙黃白之事，然試之不驗。上旣感淮南道術，乃徵四方有術

之士；於是方士自燕齊而出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二句見史記孝武本紀正義引今補

此於上甚信之，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神像，祭祀之。少翁云：『先致

太一，然後升天，升天然後可至蓬萊。』歲餘而術未驗。會上所幸三字據初學記二十五引補李夫人死，

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續談助三

李少君言冥海之棗大如瓜，種山之李大如瓶也。海錄碎事二十二

文成誅月餘日，使者籍貨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言見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

竹筒一枚。捕驗間無縱跡也。史記孝武本紀正義

上微行至於柏谷，初學記八御覽五十四夜投亭長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上曰：

「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衆，此不欲爲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因乞

漿飲，翁荅曰：「吾止有湯，無漿也。」已上亦略見類聚九御覽五十四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選注引

至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安過客。嫗歸，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乃非

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不如因禮之。」其夫曰：「此易與耳！鳴鼓會衆，討此羣盜，何憂不

尅。」嫗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圖也。」翁從之。時上從者十餘人，既聞其謀，皆懼，勸上夜去。

上曰：「去必致禍，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頃，嫗出，謂上曰：「諸公子不聞主人翁言乎？此翁好

飲酒，狂悖不足計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無他。」嫗自還內。時不如因禮之至此已上選天

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及諸少年，皆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明，御覽

引或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千斤，書鈔二十斤擢其夫爲羽林郎。自是懲

戒，希復微行。御覽八十八又一百九十四文選潘岳西征賦注無末二句時丞相公孫雄數諫上弗從，因自殺，上聞而悲

之，後二十餘日有柏谷之逼，乃改殯雄爲起墳冢在茂陵旁，上自爲誄曰：「公孫之生，汚瀆

降靈。元老克壯，爲漢之貞。舊註一弗舊註一予一人，迄用有成。去矣游矣，永歸冥冥。嗚呼夫

子，曷其能刑。載曰：萬物有終，人生安長，幸不爲夭，夫復何傷。『書鈔一百二引云：公孫宏甕

之雄嘗諫伐匈奴，爲之小止。雄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胡，殺休屠王，獲天祭金人，

上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人率長丈餘，不祭祝，但燒香禮拜。天祭長八尺，擎日月，祭以牛。上

令依其方俗禮之，方士皆以爲夷狄鬼神，不宜在中，因乃止。此時丞相公孫雄數諫至

鑿昆池，積其土爲山，高三十餘丈。又起柏梁臺，高二十丈，悉以香柏，香聞數十里。五字

九百九十四引補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死而有靈；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

其形，自修飾。三字御覽引有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寫，神君亦慙。御覽引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神

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御覽引有此句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

曉此意，遂見躡絕；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死。霍去病微時至此以上上乃造神君請

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自柏梁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取宛若舊註神爲小妻，生三人

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弗死也。續談助三

薄忌奏：『祠太一用一太牢，爲壇開八通鬼道，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續談助三上祀

太時祭，常有光明照長安城如月光。上以問東方朔曰：「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總鬼神者也。」續談助三引上問五句接長安東南下鬼神作鬼錄上曰：「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為也。」御覽八百八十二

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省按，使莊助司馬相如等以類分別之。已上御尤好覽引有

辭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之。上四句亦見書鈔一百二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

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遲，彌時而後成。紺珠集九引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

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紺珠集引作爾上大笑而不責也。御覽八十

八續談助三

上喜接士大夫，拔奇取異，不問僕隸，故能得天下奇士。已上續談助引有然性嚴急，不貸小過，

刑殺法令，殊為峻刻。汲黯每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

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御覽引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於陛下，欲誰與為治

乎？」汲黯每諫至此已上亦見類聚二十四黯言之甚怒，上笑而喻之。性嚴急至此已上曰：「夫才為世出，何

時無才！且所謂才者，猶可用之器也；才不應務，是器不中用也；不能盡才以處事，與無才同

也；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愚為不知理也。」已上三句御覽四上顧謂羣臣曰：黯自言便辭，則不然矣；自言其愚，豈非然乎。時北伐匈奴，南誅兩越，天下騷動，黯數諫爭，上弗從，乃發憤謂上曰：「陛下恥為守文之士君，欲希奇功於爭表；臣恐欲益反損，取梟於千載也。」上怒，乃出黯為郡吏。黯忿憤，疽發背死。諡剛侯。續談助三

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翁，鬚鬢御覽引或作皓皓白，衣服不整。御覽引或作完今上問曰：「公

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為郎。」選注引云顏駟不

時為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蒼髮皓髮上問曰史何時為郎何其上問曰「何其老而

不遇也？」駟曰：「三句御覽引有。」文常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詩箋少下

臣已老。選注引作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選注引上感其言擢

拜會稽都尉。御覽三百八十三又七百七十四文選張衡思玄賦注後漢書張衡傳注紺珠集九草堂詩箋二十九

天子至鼎湖，病甚，浮水發根言於上曰：「上郡有神，能治百病。」上乃令發根禱之，即有應。上體平，遂迎神君會於甘泉，置之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次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

可得見，聞者音與人等。來則肅然風生，帷幄皆動。於北宮設鍾簾羽旂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輒令記之，命曰畫法。率言人事多，鬼事少。其說鬼事與浮屠相類；欲人爲善，責施與，不殺牛。續談助三

齊人公孫卿謂所忠曰：「吾有師說祕書言鼎事，欲因公奏之。如得引見，以玉羊一爲壽。」所忠許之。視其書而有疑，因謝曰：「寶鼎事已決矣，無所復言。」公孫卿乃因鄙人平

時奏之。有札書言：已上據漢孝武內傳補「宛舊註一作宛一侯問於鬼區臾，區曰：帝得寶鼎，神策延年，是歲

乙舊註一作乙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宛侯至此已上續談助四所表漢武內傳注引故事於是迎日推算，乃登

仙於天。今年得朔旦冬至，與黃帝時協。臣昧死奏。」帝大悅，召卿問。卿曰：「臣受此書於申

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齊人安期生同受黃帝言，有此鼎書。申公嘗

告臣：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曾孫焉；寶鼎出，與神通，封禪得上太山，則能登天矣；黃帝郊雍

祠上帝，宿齋三月，鬼區臾尸解而去，因葬雍，今大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於明庭，甘泉

是也；升仙於寒門，谷口是也。」於是迎日推算至此已上並依內傳補見氏云內傳什有五六皆增發漢武故事與十洲記也

上爲伐南越，告禱秦一。爲秦一鑿旗，命曰已上依漢書靈旗，畫日月斗，大吏漢書作太史此當誤

奉以指所伐國。集珠九

拜公孫卿爲郎，持節候神；自太室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御覽引有此句，巨一作神，牽

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類聚九十二御覽三百七十七又九百四又九百一十二事類賦注十九上於是幸緱氏，

登東萊，留數日，無所見，惟見大人跡。上怒公孫卿之無應，卿懼誅，乃因衛青自上云：「仙人

可見，而上往還以故不相值。今陛下可爲觀於緱氏，則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樓居，不極高顯，

神終不降也。」於是上於長安作飛廉觀，高四十丈；於甘泉作延壽觀，亦如之。三輪黃圖五

上巡邊至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家，何也？」公孫卿曰：「黃

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

乃還甘泉，類祠太一。通鑑攷異一云史記漢書皆云或對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案故事逸文未見他書稱引今即以通鑑補之

上於未央宮四字依紺珠集九引補以銅二字依事類賦注三引補作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

已上見初學記二擬和玉屑，服以求仙。御覽七百五十九十二

樂大有方術，御覽引嘗於殿前樹旒御覽引數百枚，大令旒自相擊，緜緜竟庭中，去地

十餘丈，觀者皆駭。通鑑攷異一御覽三百四十

也。御覽九百九十六 帝拜樂大爲天道將軍，使著羽衣，立白茅上，授玉印；大亦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

樂大曰：「神尚清淨。」上於是於宮外黃圖二引故事云起神明殿在未央宮起神明殿三字据御覽九百六十七引補

間。神室鑄銅爲柱，黃金塗之，二句見類聚六十一丈五圍，三帖見基高九尺，以赤玉爲陛，基上及戶，悉

以碧石，御覽八百九引作玉椽亦以金，刻玳瑁爲龍虎禽獸，以薄其上，狀如隱起，椽首皆作龍形，每龍

首銜鈴流蘇懸之，已上六句亦見御覽一百八十八鑄金如竹收狀以爲壁，白石脂爲泥，漬椒汁以和之，白

密如脂，以火齊薄其上，御覽八百九引作屏風又八百八引作屏風御覽七百七悉以白琉

璃作之，光照洞徹，六帖十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漢武帝故事云帝以白珠爲簾，玳瑁押海錄碎

云上起神屋以真珠爲簾玳瑁爲押之，以象牙御覽七百引爲莖，一引作床帷幕垂流蘇，以琉璃珠玉，明月夜

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御，已上四句亦見書鈔一百三十四帖

十四御覽六百九十九引以琉璃至此御亦作居俎案器服，皆以玉爲之，前庭植玉樹，植玉樹之

法，蒼珊瑚爲枝，類聚八十三御覽八百五又八百七引以碧玉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

玉爲之，子皆空其中，小鈴鎗鎗有聲莖標御覽一百八作金鳳皇，軒翥若飛狀，已上亦見類聚六十一

口銜流蘇，長十餘丈，下懸大鈴，庭中皆壁。御覽八百二引作砌以文石，率以銅爲瓦。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此句而淳漆其外，四門竝如之，雖崑崙玄圃，不是過也。御覽一百八十八引已上二句上恆齋其中，而神猶不至，於是設諸僞使鬼語作神命云：『應迎神，嚴裝入海。』上不敢去，東方朔乃言大之無狀，上亦發怒，收大，腰斬之。續談助三史記孝武本紀引末三句

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始；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爲姓。既長，常望空中獨語，後游鴻濛之澤，有老母采桑，自言朔母。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吾卻食服氣，三千年一洗髓，三千年一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紺珠集九

朔告帝曰：『東極有五雲之澤，其國有吉慶之事，則雲五色，著草木屋，色皆如其色。』紺珠集九

帝齋七日，遣樂賓將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即便飲。帝欲殺之，朔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如其有驗，殺亦不死。』帝赦之。御覽四十九實字記

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類彙引作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

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已上亦見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十還未知
 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王母至此已
 要術十類聚八十六初學記十八六帖九十九御覽九百六十七事類遂失王母意，故被譴
 賦注二十六坤雅十三指朔至此亦見草堂詩箋十二此兒作此子
 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陛下求道之法。』書鈔十二引
 道之。唯有清淨，不妄躁擾。復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御覽三百七十八

帝齋於尋真臺，設紫羅薦。類聚六十九

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埽宮內，然九華燈。御覽三十一七月七

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三字據書鈔一百五十五所上問

東方朔，草堂詩箋四卷六卷三十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宜灑掃以待之。』六字依

九引補上乃施帷帳，燒兜末香。大觀本艸六引香，兜渠法苑珠林三國所獻也，香如大豆，塗宮

門，聞數百里；關中膏大疫，死者相係。本草引燒此香，死者止。關中四句據珠林引補御覽九

死者因生本是夜漏七刻，空中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色。有頃，王母至。書鈔一百五十一引

乘紫車，詩箋六引玉女夾馭，載七勝履，玄瓊鳳文之鳥。紺珠集引此句今補於青氣如雲，有

二青鳥如鳥，夾侍母旁。已上亦徵見類聚四又九十一初學記四六帖四御下車，上迎拜，延

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太上之藥，有中華紫蜜雲山朱蜜玉液金漿，其次藥有五雲之漿

五句見御覽八百五十七又八百六十一今補於此風實雲子玄霜絳雪，二句見紺珠集九注云仙家上藥上握蘭園

之金精，下摘圓丘之紫柰，二句見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帝滯情不遣，慈心尚多，不死之藥，

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與帝五枚。引作以五枚與帝帝留核着前。王母問曰：

『用此何爲？』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

帝留核至此已上依御覽九百六十七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事類賦注二留至五更，

談語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肅然使去。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二字御覽一百曰：

『此兒好作罪過，疏妄無賴，久被斥退，不得還天，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東方朔至此已上

集九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悵良久。續談助三

後上殺諸道士妖妄者百餘人。御覽引西王母遣使謂上曰：『求仙信邪？欲見神人，覽御

引有已而先殺戮，吾與帝絕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極壽。』已上亦見御覽使至之

日，東方朔死。上疑之，問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占經四十六引下游人中，以觀天下，

非陛下臣也。使至此已上亦見御覽五事類賦注二紺珠集九海錄碎事七上厚葬之。開元占經二十三次又云一本云朔死乘飛雲去仰望大霧望

之不知所在朔在漢朝天上無歲星上幸梁父，祠地主，上親拜，用樂焉；庶羞以遠方奇禽異獸及白雉白鳥之屬。二句据類聚九十類

補其日，上有白雲，又有呼萬歲者。禪肅然，白雲為蓋。覽御八又八百七十二

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羣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已上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九以配天。還

作高陵館。御覽一百九十四

上於長安作蜚簾觀，於甘泉作延壽觀，高二十丈。四字据史記封禪書索隱引補又築通天臺於甘泉

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黃圖五亦引上三句又云望見長安城武帝時祭泰乙上通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擊玉杯以承雲表之露元鳳閉自毀椽桷皆化為龍鳳從風雨飛去疑亦出漢武故事而作者變其本文

春至泰山，還作道山宮，以為高靈館。又起建章宮為千門萬戶。五字御覽引有其東鳳闕，高二十丈，

六字亦見水經渭水篇注引其西唐中，廣數十里，其北太液池，池中有漸臺，高三十丈。水經注初學記二

御覽引池中又作三山，以象蓬萊、方丈、瀛洲。御覽引刻金石為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方有玉

堂壁門大鳥之屬。御覽引作其南有玉臺玉堂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史記孝武本紀正義

類聚六十五初學記

十四御覽一百七十六又階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皇，高五丈，飾以黃金樓屋上。五句初學

引有據補又水經注引云南有墜門三層高三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爲又作神

明臺井幹樓，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棊道相屬焉。其後又爲酒池肉林，聚天下四方二字御

奇異鳥獸於其中，鳥獸能言能歌舞，或奇形異態，不可稱載。三句據御其旁別造奇華殿，四

海夷狄器服珍寶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不可稱數，巨象大雀，師子駿馬，充寒苑廐，

自古已來所未見者必備。起建章宮至此已上亦見御覽四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

人充之。率取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滿四十者出嫁，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補之。凡諸

宮美人可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棊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起明光宮至此

一百七十三類聚六十常從行郡國，載之後車。二句據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補書鈔一百四與

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恆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黑。侍衣軒者亦如之。起明光宮至此

見御覽三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時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有孕者，拜爵爲容

華，充侍衣之屬。續談助三

宮中皆畫八字眉。續珠集九

甘泉宮南有昆明，中有靈波殿，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類聚八十九

未央庭中設角抵戲，享外國，三百里內皆觀。角抵十一字據書鈔一百十者，六國所造

也；秦并天下，兼而增廣之；漢興雖罷，然猶不都絕，至上復採用之，并四夷之樂，襍以奇幻，有

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觸者也。已上見御覽七百五十五其雲雨雷電，無異於真，畫地爲川，聚石成

山，倏忽變化，無所不爲。類聚四十一

驪山湯初始皇砌石起宇，至漢武又加修飾焉。初學記七草堂詩箋十三引始上有秦字武又止作一甚字

大將軍案衛青也四子皆不才，皇后每因太子涕泣，請上削其封。上曰：『吾自知之，不令皇

后憂也。』少子竟坐奢淫誅，上遣謝后，通削諸子封爵，各留千戶焉。通鑑攷異一

上巡狩過河間，見有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必天子之祥。求之，見

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一拳。上令開其手，數百八臂莫能開，上自披，手卽申。由是

得幸，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鈞弋宮。黃圖三引故事云鈞弋宮在直門之南解皇帝素女之術，書鈔六十大有

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鈞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已上見類聚七十八

從上至甘泉，因幸告上曰：『妾相連正應爲陛下生一男，七歲妾當死，今年必死。宮中多蠱

氣，必傷聖體。」言終而臥，遂卒。既殯，香聞十里餘，因葬雲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發冢，空棺

無尸，唯衣

史記封禪書索隱引有衣字據補

履存焉。起通靈臺於甘泉，續談助三引云李夫人葬雲陵上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

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

御覽一百三十六類聚九十一初學記十

望氣者言宮中有蠱氣。上又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逐之弗獲。上怒，閉長安城諸

宮門，索十二日，不得，乃止。

續談助三

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壺關三老鄭茂上書，上感悟，赦反者，拜鄭茂爲宣

慈校尉，持節徇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實。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

通鑑攷異一

上幸河東，

四字御覽引作行幸

欣言中流，與羣臣飲醺。

二句御覽引有願視帝京，乃自

二字御覽引有作秋風辭

曰：「汎樓虹兮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吹，發櫂歌，極歡樂兮哀情多。」

書鈔一百六十一願謂羣

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一代漢者當塗高也。」

羣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絕。陛下安得亡國之言，過聽於臣妾

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風晦冥，不得御樓船，乃還。上乃言曰：「朕即位已來，天下愁苦，所爲狂教，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費耗天下者罷之。」田千秋奏請罷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鴻臚奏是也。其海上諸侯及西王母驛悉罷之。」拜千秋爲丞相。續談助三

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去死矣！可立鈞弋子，公善輔之。」時上年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羣臣，自歎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故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身體皆瘠瘦。一二年中，慘慘不樂。時上年六十餘至

助三引補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冷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哀告喪。未央前

殿朝脯上祭，若有食之者，葬茂陵，芳香之氣異常，積於墳埏之間，如大霧。已上十八字據初學記二御覽十五

事類賦注三引補常所御，葬畢，悉居茂陵園。上自婕妤以下二百餘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傷人不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爲五百人，因是遂絕。御覽八十八

始元二年，吏告民盜用乘輿御物，案其題，乃茂陵中明器也，民別買得。光疑葬日監官不謹，容致盜竊，乃收將作匠下擊長安獄考訊。居歲餘，鄴縣又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又茂陵中物也。二句紺珠集九引作而得其杯乃隨葬具也光自呼吏問之，說

市人形貌如先帝。鄆縣至此已上亦見光於是嘿然，乃赦前所繫者。歲餘，上又見形謂陵令

薛平曰：『吾雖失世，書鈔一百六十水經注引並作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山書鈔陵上磨刀劍

乎？自今已後可禁之。』平頓首謝。三句據水經注引補忽然不見。因推問，書鈔引作怪問之陵有果水經注引

有方石，可以爲礮，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聞，欲斬陵下官，張安世諫曰：『神道茫昧，不宜爲

法。』乃止。霍光聞至此已上據書鈔一甘泉宮恆自然有鐘鼓聲，候者時見從官鹵簿似天

子儀衛，二字紺珠集九引有自後轉稀，至宣帝世乃絕。御覽八十八

宣帝卽位，尊孝武廟曰世宗。奏樂之日，虛中有唱善者。告祠之日，白鶴羣飛集後庭。西

河立廟，神光滿殿中，書鈔引神上狀如月。東萊立廟，有大鳥跡，竟路白，龍夜見。已上亦徵見

河東立廟，告祠之日，白虎銜肉置殿前；又有一人騎白書鈔引馬，馬異於常馬，持尺御覽作

鈔書一札，賜將作丞。文引書鈔曰：『聞汝績尅成，賜汝金一斤。』御覽六百六引因忽不見，札乃

變爲金，稱之有一斤。河東至此已上亦見書鈔八十廣川告祠之明日，有鐘聲音，房戶皆開，

夜有光，香氣聞二三里。宣帝親祠甘泉，有頃，紫黃氣從西北來，散於殿前，已上三句亦見書

又九十八御覽肅然有風；空中有妓樂聲，羣鳥翔舞蔽之。宣帝既親觀光怪，乃疑先帝有神；
又百七十二

復招諸方士冀得仙焉。御覽八十八

白雲趣宮。書鈔十二

漢成帝爲趙飛燕造服湯殿，綠琉璃爲戶。御覽八百八

一畫連心細長，謂之連頭眉，又曰仙蛾妝。海錄·碎事七

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押外。堂·漢

十詩
一

妬

記

妬 記

桓大司馬平蜀，以李勢女爲妾。桓妻南郡主見妬，不卽知之；後知，乃拔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閒正，辭氣悽惋。主乃擲刀，前抱之曰：「阿

姊見汝，不能不憐。

世說注引作阿子我見汝亦憐六帖引作我見猶憐

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類聚十八世說賢媛篇注六帖十七

王丞相曹夫人，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疏臺中望見

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三

依類聚引補給使不達旨，乃荅云：「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聞驚愕，大悲，不能自忍。類聚引乃

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自出尋討。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門。猶患牛遲，乃左手攀車闌，右手捉塵尾，以柄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而笑之。乃故詣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不？」王謂信然，自敍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安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下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世說輕詆篇注類聚三十五

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寵。公既深好聲樂，不能令節。御覽引有句此後遂頗欲立妓妾。

兄子及外生等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為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語也。」類聚三十五御覽五百二十一

武歷陽女嫁阮宣子，無道妬忌，禁婢：甌覆槃盞，不得相合。御覽七百五十八家有一株桃樹，華

葉灼耀，宣歎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樹，摧折其華。類聚八十六御覽九百六十九事類賦注二十六

京邑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繩繫夫腳，且喚便牽繩。士人密與巫媪為計：因婦眠，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

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師。媼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聳徐徐還，婦見聳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聳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聳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跌呼先人爲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類聚三五

秦元中，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遂殺二兒。爲屋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令在堂上冷然望見外事。凡無鬢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徑突前詣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刀杖。荀謂客曰：「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此。」乃前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健，又有短杖在衣裏，便與婦老嫗無力，即倒地，客打垂死。荀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荀云：「近遭狂人，非君之過，君便可還。」荀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共方牀臥，而婦不知，便來捉兄頭，曳著地欲殺，方知是兄，慙懼入內。兄稱父命，與杖數百，亦無改悔。類聚三五

諸葛元直妻劉氏，大妬忌；恆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摸，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總跗。元直遇見婦捉總跗欲成衣，謂當與己杖，失色怖。婦曰：

「不也，捉此自欲成衣耳。」乃欣然。
十類
五案
三

異
聞
記

異聞記

郡人張廣定者，意林引作同郡人張廣遭亂避地。有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

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邨口有古大冢，上顛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冢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俟世平定，其閒三年，廣定得還鄉里，欲收冢中所棄女骨，更殮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喜甚。而父母初疑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冢中，不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抱朴子內篇三

東城池有王餘魚池，決魚不得去，將死。或以鏡照之，魚看影，謂其有雙，於是比目而去。

玄
中
記

玄中記

伏犧龍身，女媧蛇軀。文選魯靈光殿賦注路史後紀二注路史後紀一又引首句

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白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

荆楚歲時記注玉燭寶典十
二引作白端門送至洛水

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以齊爲口。御覽五百五十引山海經注云玄中記亦載

尹壽作鏡。御覽七百十七
海錄碎事五

旬始作冠。通典五十七
志略引冠作帽 通

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

名槃護，御覽引作槃瓠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

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御覽引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類聚九封爲狗民國。御覽

九百五亦見路史發揮二引帝以二句作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流作浮美女作美人未句作是爲犬封氏

丈夫民：殷帝太戊，使王英採藥於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乃食木實，衣以木皮。終身

無妻，產子二人，從背脇間出其父則死。是爲丈夫民。去玉門二萬里。御覽三百六十一

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是爲扶伏民，去玉門開

二萬五千里。御覽七百九十七

化民，食葉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績，九年生翼，十年而死。去琅邪四萬里。御覽八百二十五

奇肱氏，善奇巧，能爲飛車，從風遠行。御覽七百五十二

君子之國，地方千里，多木槿之華。類聚八十九

伊俗與唐吾同俗，民穴居，去玉門一萬里。書鈔一百五十八

飛路之民，地寒，穴居，食木根。書鈔一百五十八

丁零之民，地寒，穴居，食禽鼠之肉，民號爲名裘。書鈔一百五十八

朱梧縣：其民服役，依海際居。產子，以沙石自擁。不食米，正資魚以爲生氣。御覽三百六十一

四十一御覽

吳國西有具區澤，中有包山，山有洞庭寶室。已上亦見初學記八入地下潛行，通琅琊東武。寰宇記九

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一引作青城有穴潛行，分道爲三，道各通一處。已上二句一引作分爲三孔西北通

崑崙。御覽五十四又一百六十六

彭城北有九里山，有穴潛通琅琊，又通王屋，俗呼爲黃池穴。寰宇記十五書鈔一百五十八白帖六引並作彭城

北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王屋山

天下之多者水也。事類賦注引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水經注序類聚八初學記

六白帖六御覽五十九文選海賦注引前二句

天下之強選注引作大者，東海之沃焦焉。白帖引作惡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在東海南

方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即消，故水東南流而不盈也。御覽五十二又六十寰宇記二十二類聚八白帖六文選江賦注事類賦注六

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焉。鴻毛不能起也。史記匈奴傳索隱漢書外夷傳注御覽六十五草堂詩箋十

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水中。御覽九百四十二

東南之大者，巨鼈焉。以背負蓬萊山，周迴千里。文選思三十八賦注巨鼈，巨龜也。初學記三十文選吳

都賦注引云
巨鼉龜也

東方之東海，有大魚焉。廣記引作東方之大者東海魚焉。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其產則三

百里爲血。

御覽九百三十六廣記四百六十四成玄英莊子造遙遊疏引作產三日碧海爲之變紅

天下之高者，有扶桑無枝木焉。上至於天，盤蜿而下屈，事類賦注二十五引作盤屈而下。通三泉。齊民

十御覽九
百五十五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齊民要術十類聚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七

東方有柴都焉，在齊國。御覽一引有此三字又都作渚。有山，山上有泉，如井狀，深不測；春夏常出雨雹，

御覽引作至春夏時從井中出。敗五穀。人以柴木塞之，則不出；不柴塞，則出也；已上九字御覽引有故曰柴都焉。鈔書

一百五十二御覽十四又
七十廣記三百九十九

南方有炎火山焉。御覽引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有火字。

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

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御覽引作取此木爲薪，然

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以爲火浣布。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八事類賦注八

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開左目爲晝，開右目爲夜；開口爲春夏，閉口爲秋冬。御覽三十八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雞，日初出，光照此木，天

雞則鳴，羣雞皆隨之鳴。齊民要術六類聚九十一御覽九百十八下有二神，左名降，右名窆，玉燭寶典一注竝執葦索伺

不祥之鬼，得而煞之。已上三句以玉燭寶典引括地圖補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蓋遺

象也。御覽二十九玉燭寶典一

蓬萊之東，岱輿之山，上有扶桑之樹。樹高萬丈。樹巔常有天雞，爲巢於上。每夜至子時，

則天雞鳴，而日中陽鳥應之；陽鳥鳴，則天下之雞皆鳴。古玉圖譜二十四

崑崙西北有山，御覽引作西南山周迴三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萬里。已上白帖九十八御覽三

亦引十八蛇居此山，飲食滄海。類聚九十六廣記四百五十六

玉門之西南爲霹靂。三字書鈔引有羌之東，有一國，五六百戶，無他事役。國中有山，山上有祠

廟。國人每歲出尖，一作石磬事類賦注同小注云一數千枚，輸於廟中，名霹靂尖，以給霹

靂所用。從春雷出而尖日減，至秋尖盡。御覽七百九十七又十三又五十二書鈔一百五十二封氏聞見記八事類賦注七

東海有蛇丘之地險，多漸瀟，衆蛇居之，無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類聚九百五十六廣記四百五十六

員丘之上多大蛇，以雄黃精壓之。御覽九百八十八

大月氏及西胡，三字書有牛名爲日反。書鈔百四十五引作日支牛御覽九百引作反牛通典一百九十二引作日及事類賦注二十

二引作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類聚引作二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卽愈也。類聚引作明日瘡愈事類賦注通典引並同御

白皮牛又一百六十六引云割而復漢人入此國，見牛不知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類聚六百二十五

大小如指，名爲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蠶也。類聚六百二十五

大樹之山，西有采華之樹，服之則通萬國之言。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二

玄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紡織爲布。御覽八百二十

東海之東，有樹名爲白蒙，其汁可爲脂，色白如脂，味甘。書鈔一百四十七

荊州有樹名烏臼，實如胡麻子，其汁如脂，其味亦如豬脂味也。書鈔一百四十七齊民要術十引作荆陽有烏

白其實如鷄頭注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豬脂

凡梓木爲檀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韵府八

千歲之樹：枝中央下，四邊高。御覽九百五十二百歲之樹：其汁赤如血。類聚八十八珠林二十

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游人間。類聚九十四御覽九百一引首句初學記二十九白帖九十六引次句珠

林二十八類聚八十八引前二句御覽八百八十六引全

漢桓帝時，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盩厔邊，人皆驚走；御覽引太尉何

公時爲殿中將軍，御覽一引作中尉將軍爲人勇力，走往逆之。牛見公往，乃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

乃以手拔牛左足脫，以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是萬年木精也。書鈔六十四御覽二百三十九又九

百牛見公往已下書鈔引作手攬其右足牛見公乃走還河案何公進其文頗略今從御覽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御覽一引作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珠林引同大數百

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尅。御覽一引作始皇惡之興兵伐之珠林同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

瘡合。有一人，中風雨，傷蹇不能去。塞御覽作寒依珠林引改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囚暴相伐，得

不困耶？樹曰：「來卽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鬼又曰：「秦王若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

樹伐汝，得無敗乎？」樹默然不應。御覽一引作樹淡然無言珠林引談作寃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御覽一引作疾

入報秦皇案言伐珠林引樹斷，中有青牛駭逸；逐之人澧水。書鈔珠林引竝作有一青牛出迎之走入河御覽一引作中央

有一青牛出逐之入秦王因立旄頭騎。御覽六百八十九百五十八珠林六十七書鈔一百三十事類賦注二十四

水今依事類賦注

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飛鳥，脫毛為女人。二句北戶錄引在一名天帝少

女，一名夜行游女。御覽引作名曰帝少女一一名鉤星。御覽一引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

子養之，以為子。今時小兒之衣不欲夜露者，為此物愛以血點其衣為誌，即取小兒也。今時

已上荆楚歲時記注引作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為誌御覽引作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經史證類本草十九引作今時人小兒衣不欲夜露者為此也今依北

引補故世人名為鬼鳥。荆楚歲時記荆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

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各去就毛衣，衣之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

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

得衣亦飛去。今謂之鬼車。御覽八百八十三又九百二十七有末句又十三北戶錄一水

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之夜飛游女矣朱翌猗覺寮雜記下引與水經注同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首句初學記二十九亦引為神巫；三句御覽九

首句作五十歲之狐為淫婦末句作又為巫神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

即與天通，為天狐。廣記四百四十七

百歲鼠化為神。御覽九百十一

百歲之鼠化爲蝙蝠。初學記二十九白帖九十八御覽九百一十一

百歲伏翼，其色赤，止則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二句依水經注二十七引補

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類聚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六

千歲之鶴，隨時鳴。效爐石室所出唐寫本類書殘卷

千歲之燕，戶北向。類聚九十二西陽雜俎續八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春秋左傳文四年正義引玄中要記

千歲之龜，能與人語。初學記三十

千歲蟾蜍，頭生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已上二句玉燭寶典五廣韻二十四鹽亦引又能食山精。御覽九百四十九

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不能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御覽九百

十六
堂詩箋三
草

鹹長三四寸，蟾蜍，鸞鷲鴛鴦悉食之。廣韻二十五德

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

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御覽九百七十三題廣

應經引玄中記云：蟻以氣射人，去人三十步即射中，其影中人死。十六七經史證類本草云：十二引云：水狐蟲也，長四寸，其色黑，背上有甲，其口有角，向前如弩，以氣射人。江淮間謂之短狐，射工通為谿病也。既其蟲故能相壓伏也。

越燕，斑胸，聲小；胡燕，紅襟，聲大。丹鉛總錄

玉精為白虎，金精為車馬，銅精為僮奴。御覽八百十鉛精為老婦。御覽八百八十六錫引云

鉛錫之精為婢，御覽八百十二引作為老婢，又九百十二引作為狐狸。

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伏神。初學記二十八類聚八十八廣韻御覽九百五十三事類賦注二十四有末二字。

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為琥珀。御覽八百八十四西陽雜俎十引云：楓脂入地為琥珀。

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御覽八百七

金鋼出天竺大秦國，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鐵，刀削木。大者長尺許，小者如稻米。欲刻玉

時，當作大金鑲，著手指間，開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內鑲中，以刻玉。御覽八百十三

天竺大秦國出金指鑲。書鈔一百三十六

馬瑙出大月氏。通典一百九十二類聚八十四御覽八百八

車渠出天竺國。類聚八百八御覽八百八

大秦國有五色頗黎；紅色最貴。御覽八

木難出大秦。御覽八

五肉七菜，勝腌腥臊。書鈔一百四十五

陸氏異林

陸氏異林

鍾絲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絲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絲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絲意悵悵，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脾。御覽一婦人即出，以新縣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迹之，至一大家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御覽一引作丹繡兩當，傷左脾，

御覽一引作傷一腳

以兩當中縣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

魏志鐘繇傳注

八百十九又八百

七 裴氏私之曰清河陸雲也

曹毗志怪

曹 毗 志 怪

漢武鑿昆明池，極深，悉是

二引詩箋一作見

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恐

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人。」帝以朔不知，難以移問。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詩箋一作胡人

入來洛陽，時有億方朔言者，乃試以武帝時灰墨問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詩箋

並作灰下燒字同

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

初學記七草堂詩記箋二十六又三十八有末六字乃作方旨作驗

集
異
記

郭季產集異記

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許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知是神物，乃放之。牛於是入水，鎖亦隨去。御覽九百

吳郡二字類聚引有吳秦能筮。會稽盧氏書鈔引作有人失博山香爐；使秦筮之。秦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闔闔興風，時發青煙，乃香爐也。」語其主處，求即得之矣。

書鈔一百三十五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三

陽平宋謹，善解夢。有孫氏求官，睡得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謹。謹曰：「鳳皇非梧桐不

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苴杖卽削杖也。」後孫氏果遭母喪。御覽四百廣記二百七十六

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地東南來，欲齧張，張牀上避之，乃墮地。後符堅

遺苟長廣記引往破張，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並同上

宋中山劉玄，居越城。三字廣記引有日暮，忽見一人著烏袴褶來，取火照之，面首無七孔，面莽

儼然。乃請師筮之。師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則為魅，殺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已上

字依廣記引補劉因執縛，刀斫數下，變為一枕，乃是其先祖時枕也。御覽七百七廣記三百六十八

廣平游先期妄見一人，廣記引作廣平游先朝喪其妻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久

方變，是所常著屐也。御覽六百九十八廣記三百六十八

丹陽張承先家，有鬼，長為其主取物。會有客須蓐二斗，鱧魚二十頭；鬼將一小兒，持籃

至驃騎街十字路，令小兒睡，覺看籃中已有蓐鱧。御覽七百六十四又九百八十

丹陽張承先家，有一鬼，為張偷得一箭筒，語之，慎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張以借

佗，鬼罵欲燒物，御覽引張馳取還，乃止。書鈔一百二十六御覽三百五十五

劉登往經墳家邊，曰我偶□餅。徐即為辦置林間，有十餘鬼，皆焦頭來摸餅。書鈔一百四十四

廣陵士甲，市得一宅，但聞中有捶鈴聲，晝輒止。後遂見其真形，乃是其故人。問曰，何以

常捶鈴？荅曰，我典使君藥物，故夜持時耳。問白晝日何以不持時？曰：白日使道之夜，因別

而去。御覽三百三十八

會稽照誕入海採菜，于山上暴之。夜，忽見羣鬼張目切齒，欲來擊誕；誕奮刀砍之，見鬼悉披麻。歷乃就誕乞少紫菜；誕不爲與。御覽九百八十九

神
異
記

王 浮 神 異 記

晉治氏女徒，病，棄之。舞囂之馬僮，飲馬而見之。病徒曰：「吾良夢馬僮，汝奚夢乎？」曰：「吾夢乘水如河汾，三馬當以舞？僮告舞囂，自往視之，曰：『尚可活。吾買汝。』」荅曰：「棄之矣。猶未死乎？」舞囂曰：「未死。」遂買之。至舞囂氏而疾有閒，而生荀林父。御覽六百四十二引瑣語語未注云

神異記
又載之

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驗，言靈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

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以還廟。撫捶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宮亭，送杖於廟中，訖，卽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杖看之，剖視，中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

飛；遙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御覽七
百十

餘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已上六字廣記
引作飲瀑布水曰：「吾丹

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甌蟻之餘，不相遺也。」

因立奠祀。廣記引
作茶祠後令家人入山，獲大茗焉。茶經
字經九十八廣記四百七十二

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事類賦
注十六

東方見春山外多柚。御覽九百
七十三

赤城山，一峯特高，可三百丈，丹壁燦日。寰宇記
九十八

琅邪東武山，徒於會稽，壓殺百姓。寰宇記九十
六引神異志

白狄先生，馮翊人。元和
姓纂

續
異
記

續異記

後漢黃門郎蕭士義，和帝永元二年被戮。數日前，家中常所養狗，來向其婦前而語曰：「汝極無相祿；汝家尋當破敗，當奈何！」其婦默然，亦不駭。狗少時自去。及士義還內，婦仍學說狗語，未畢，收捕便至。廣記一百四十一

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恆覺邈獨在帳內，以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窗，瞥覩一物從屏風裏飛出，直入鐵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蒿蒲根，下有大青蚱蟻，雖疑此爲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初時疑不卽道。語之曰：「我始來直者，便見一青衣女子從前度，猶作兩

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卽來就己。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其從何而至此。」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蛇蝥。廣記四百七十三

晉義熙中，零陵施子然，雖出自單門，而神情辨悟。家大作田。至作蝸牛廬於田側守視，恆宿在中。其夜，獨自未眠之頃，見一丈夫來，長短是中形人，著黃練單衣，直造席，捧手與子然語。子然問其姓名。卽荅云：「僕姓盧，名鈞。家在棕溪邊，臨水。」復經半旬中，其作人掘田塍西溝邊蟻塚，忽見大坎，滿中螻蛄，將近斗許，而有數頭極壯，一箇爛大。子然自是始悟。曰：「近日客盧鈞，反音則螻蛄也。家在棕溪，卽西坎也。悉灌以沸湯，於是遂絕。」同上

劉穆之夢有人稱劉鎮軍相迎。且占之，曰：「吾死矣。今豈有劉鎮軍邪？」後宋武遣人迎，共定大業。武帝時爲鎮軍將軍。廣記二百七十六

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使。於常眠處，聞有羊聲。疑爲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牀下有一羊，高可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初學記二十九卷六帖九十六御覽九百二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爲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於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爲弊。劉爲設齋會，放之于婁湖。劉俄遷秣陵令。廣記百十八

零陵太守廣陵劉興道，能郡住齋中。安牀在西壁下，忽見東壁邊有一眼，斯須之間便有四，漸漸見多，遂至滿室；久乃消散，不知所在。又見牀前有頭髮，從土中稍稍繁多。見一頭而出，乃是方相頭，奄忽自滅。劉憂怖，沈疾不起。廣記一百四十一

晉陵無錫尉嚴無欲，貯穀，後開乃成蛇艸，焚之，使貧。御覽一百九十一

竟陵王誕，廣記引作劉誕在廣陵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旄。覺則已失髮矣。

如此者數十人。御覽三百四十一廣記二百七十六

孫氏妻黃氏，忽見一童子在前，以釵擲之，躍入雲去。夜聞戶外歌曰：『昔御覽引填夏

家塚，輦泥頭欲禿。今居黃氏居，非意傷我目。』尋覓巢中，得一白鷺，其左目傷。事類賦注十九御覽九百

二十

山陰朱法公者，嘗出行，憇於臺城東橋樹下。忽有女子，年可十六七，形甚端麗。薄晚，遣

婢與法公相聞，方夕欲詣宿。至人定後，乃來自稱姓檀，住在城側。因共眠寢。至曉而去。明日

復來。如此數夜。每曉去，婢輒來迎。復有男子可六七歲，端麗可愛；女云是其弟。後曉去，女衣

裙開，見龜尾及龜腳。法公方悟是魅，欲執之。向夕復來，即然火照覓，尋失所在。廣記四百六十九

錄
異
傳

錄 異 傳

周時尹氏，貴盛，五世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飢荒，羅鼎作糜，已上亦見書鈔一百四十四初學記二十六困學紀聞十啜之，聲聞數十里。御覽八百五十九三人入鑊取焦糜，深故不見也。書鈔一百四十四

魏安釐王曰：「寡人得如鵠之飛，視天下如莽也。」吳客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鵠而獻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姦民也。」召游者加刑焉。游者曰：「臣聞大王之好飛也，故敢獻鵠；安知王之惡此也。可謂知有用之用，未寤無用之用矣。」乃取而騎之，遂翻然而飛去，莫知所之。御覽九百十六

秦文公時，雍州南山有大梓樹。初學記引有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御覽

引作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樹斷，有一青牛出，走入澧水中。其後牛復出，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水不出；故置鬘頭騎御覽引因此也。三十御覽四十四初學記八 史記秦本紀正義引錄異傳雍州南山（無州字）樹斷（作斷中）走入澧水中（澧作豐）牛復出（作牛出豐水中）入水不出（無水字）故置鬘頭騎（無騎字）因此也（此三字作沃魏晉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十八字）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歸，詰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女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嘗暫忘。」歌畢，歔歔涕流，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醢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

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詭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廣記三百十六

伍子胥恨吳王，驅水爲濤，今會稽錢塘丹徒，皆立子胥祠，欲止其濤也。事類賦注六

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爲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御覽三百六十四又三百七十一

漢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按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二句初學記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千人。」令以安爲賢，舉孝廉。書鈔七十九類聚二初學記二御覽十二又四百二十六事類賦注三

袁安葬其母，逢二書生，語其葬地，遂至四世五公。書鈔九十二其後公路年十八，驕豪。

故常飯乳，二字依御覽八食蜜飯，諸女以絳爲地道，游行其上，葬地所致也。御覽五百五十六

劉照，建安中爲河間太守。婦亡，埋棺於府園中。遭黃巾賊，照委郡走。後太守至，夜夢見

一婦人，往就之。後又遣一雙鎖，太守不能名。婦曰：「此萎蕤鎖也。以金縷相連，屈申在人，實

珍物。吾方當去，故以相別。慎無告人！」後二十日，照遣兒迎喪，守乃悟云云。兒見鎖，感慟不

能自勝。廣記三百十六

吳左中郎廣陵相胡熙，字元先。女名中，許嫁當出，而歛有身。女亦不自覺。熙父信嚴而

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殺之。歛有鬼語腹中，音聲嘖嘖，曰：「何故殺我母？我某月某日當出。」

左右驚怪，以白信信自往聽，乃捨之。及產兒，遺地則不見形，止聞兒聲在于左右。及長大，言

語亦如人。熙妻別爲施帳，時自言當見形，使姥見。熙妻視之，在丹帷裏，前後釘金釵，好手臂，

善彈琴，時問姥及母所嗜，欲爲得酒脯棗之屬以還。母坐作衣，兒來抱膝緣背，數戲中不

耐之意。竊怒曰：「人家豈與鬼子相隨？」即於傍怒曰：「就母戲耳，乃罵作鬼子。今當從

母指中，入于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漸漸上入臂髀，若有貫刺之者，須臾欲死。熙

妻乃設饌祝請之，有頃而止。廣記三百十七

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揚度至餘姚。夜行，有一少年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作數十曲；曲畢，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寄載，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卽是向鬼，復擘眼吐舌，度怖幾死。覽御

五百八十三

吳時嘉興倪彥思，忽有鬼魅在家，能爲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二句御覽引有思乃延道士逐之。酒肴旣設，道士便擊鼓，二句御覽引有召請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坐上，吹作角聲，以亂鼓音。

有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二

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向婦說。』妻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卻還。御覽七百十八

隆安中，吳縣張君林，忽有鬼來助其驅使。林家甑破無可用，鬼乃插盆底穿以當甑。御覽

七百五十七

會稽山陰賀瑀，字彥琚，曾得疾，不知人，惟心下尙溫。居三日乃蘇。云：吏將上天見官府。

府君居處甚嚴。使人將瑀入曲房。房中有層架，其上有印及劍；使瑀取之，惟意所好。瑀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問之，「子何得也？」瑀曰：「得劍。」吏曰：「恨不得印，可以驅策百神。今得劍，惟使社公耳。」疾既愈，每行，即見社公拜謁道下。書鈔引作疾愈果有瑀深惡之。廣記三百

八十三書鈔八十
七初學記十三

烏程丘友，

書鈔引死經一日半，復得生。云將去上天。入大麻舍，見一人著紫幘而坐。已

亦見書鈔一百二十七或告友，爾祖丘孝伯也，今作主錄，告人言。友不應。今使人遣之，友得還去。出門

見其祖父母紫一足，在門外樹後。一月亡。廣記三百八十三

昔廬陵邑子歐明，御覽二十九者，從客過。類林作道經彭澤湖，輒以船中所有多少已

入字類林作每以珍寶投湖中，云以為為禮。積數年後，類林作復過見湖中有大道，道上多風塵，有數吏單衣

乘車馬來候，云是青洪君使要。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須臾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十二

字引類林補甚怖問吏，恐不得還。吏曰：「無可怖！青洪君以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送，君皆

勿收，獨求如願爾！」去，果以繒帛送，明辭之。乃求如願。類林作必有厚遺然勿取但求如願耳

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不得已，呼如願使隨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常使之取物。明將如

願歸，所欲輒得之，數年大富。已上略見初學記十類林雜說八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歲朝雞一鳴，呼

「如願。」如願不起。明大怒，欲捶之。如願乃走。明逐之於糞上。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

如願乃於此得去。明不知，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使出。久無出者，乃知不能。因曰：「汝

但使我富，不復捶汝。」今世人歲朝雞鳴時，轉往捶糞，云使人富也。御覽四百七十二又五百海錄碎事二略引

云有商人過清明湖見清明君未作今人正且以細繩繫偶人投于糞壤中云令如願

文翁者，廬江人。爲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當起歷下陂以作田，文翁盡日斫伐柴薪，以

爲陂塘。其夜，忽有數百頭野豬，以鼻載土著柴中，比曉成塘。御覽七十四

有王更生者，爲漢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廟，靈響。更生過廟祭，去而遺其刀。遣小史李高

還取刀。高見刀在廟牀上。高進取去，仰見座上有一君，著大冠袍衣，頭鬢半白，謂高曰：「可

取去。如言不道，後吾當祐汝。」高還，如言不道。後高仕爲郡守，當復遷爲郡。高時年已六十

餘；祖高者百餘人。高乃道：「昔爲更生小吏，見遣至廟，取所遺刀，見廟神，使吾莫道，至今不

敢道，然心常以欺君爲慙。」言畢，此刀立刺高心下，須臾死。御覽三百四十五

隗炤者，御覽一引作隗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

莫賣宅！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隗。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

言訖而卒。四字御覽引有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隗使者果止亭中，妻遂

齋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惘然不知所以，乃言曰：「我平生不踐此處，何緣爾耶？」妻曰：「夫

臨亡手書板，見命如此，不敢妄也。」已上四句御覽引有使者沈吟良久而寤，謂曰：「賢夫何能？」妻

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善而筮之，卦成

抵掌，歎曰：「妙哉！隗炤生含明隱迹，而莫之聞，可謂銳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

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乃知亡後當整窮，故藏金以待秦平。所以不告兒婦者，

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甌，御覽引作餅覆以銅

杵，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類聚八十三御覽七百二十八又八百十一

嘉興令 吳士季者，曾患瘡，乘船經武昌廟過，遂遣人辭謝，乞斷瘡鬼焉。既而去廟二十

餘里，寢際，忽夢塘上有一騎追之，意甚疾速。見士季，御覽引作夢見塘上有一人乘馬追呼行太急來至季船乃下馬與

一吏共入船。後縛一小兒將去。既而瘡疾遂愈。御覽引作夢覺瘡即斷廣記三百十八御覽七百四十三

宏老 一作宏公廣記 吳興 烏程人，患瘡經年不差。二字廣記引有宏後獨至田舍，瘡發，有數小

兒或騎公腹，或扶公手腳。公因陽暝，忽起捉得一兒，遂化成黃鶴，餘者皆走。公乃縛以還家。算縣窗上，云明日當殺食之。比曉，失鶴處。公瘡遂斷。于時人有得瘡者，但呼御覽引宏公，便瘡斷。御覽九百二十五又七百四十三廣記三百十八

陳世母黃氏，亡後還家，但聞聲。世忽亡斧。黃言，問家奴福盜之。御覽七百六十三

謝邈之爲吳興郡，帳下給使鄒覽，乘樵船在部伍後。至平望亭，夜雨，前部伍頓住。覽露船無所庇宿，願見塘下有人家燈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織薄別床有小兒，十歲。覽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許。小兒啼泣歔歔，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曉。覽問何意。曰：「是僕兒。其母當嫁，悲戀故啼耳。」將曉，覽去，顧視不見向屋，唯有兩冢。艸茅溝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謂覽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從中出？」覽具以所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兒。實欲改適，故來辭墓。」因哽咽至冢，號咷，不復嫁。廣記三百十八

江巖常到吳採藥。及富春縣清泉山南，遙見一美女，紫衣，獨踞石而歌，聲有碣石之音。巖往來及數十步，女輒去，惟見所踞石耳。如此數日，巖乃擊破石。從石中得一紫玉，長一尺。

後不復見女。御覽八百五事類賦注九

邛浪者，安樂人，行到松茲縣九田山，見一鳥，形如雉而色正赤，集山巖石上，鳴聲如吹笙。浪卽射中之，鳥仍入石穴中。浪遂鑿石，得一赤玉，狀如鳥形。御覽八

婦人帶宜男艸，生兒。御覽九百

九十六

百五

八

雜
鬼
神
志
怪

雜 鬼 神 志 怪

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絕，食口數千。常遭飢荒，羅鼎鑊作糜，啜糜之聲，聞數十里中。

臨食失三十人入鑊中，墜取鑊底糜，鑊深大，故人不見也。御覽四百七十四

齊人田乃已釀千日酒，過飲一斗，醉臥千日，乃醒也。書鈔一百四十八

漢武帝鑿昆明池，悉是灰墨。問東方朔曰：「非臣所知，可訪西域胡人。」玉蜀寶典四引雜鬼怪志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采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盛柏葉上露。已上依續齊諧記補囊似蓮

花，內有青鳥。玉蜀寶典八引志怪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荅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

言終，便失所在。蓋皆如珠至此並見續齊諧記

會稽人吳詳，見一女子溪邊洗腳，呼詳共宿。明旦別去，女贈詳以紫巾，詳各以白布手

山。御覽七百十六引志怪案書鈔引神怪錄亦載之

建康小吏曹著爲廬山府君所迎。見門有一大甕，可受數百斛，但見風雲出其中。御覽七百

五十八引志怪案祖台之志怪亦記曹著見廬山君事

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剝腹視之，得一白髓，赤眼，甚鮮淨。以諸藥內髓口中，終不死。後有人乘白馬來者，馬溺澣髓，縮頭藏腳。乃試取馬溺灌之，豁然消成水。病者頓飲一升，即愈。御覽九百三十二引志怪

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閣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山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荅。已上略見續談助四。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讐君。三年之內，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恩惠，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閣悉閉如故。如期，邵

果篤疾，恆夢見此鬼來擊之，竝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廣記二百九十三引志怪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溫嶠平蘇峻之難，及於湓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從甚盛。又見羣小兒兩兩爲偶，乘輜車，駕以黃羊，睚眦可惡。溫卽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廣記二百九十四引志怪

永嘉中，黃門將張禹曾行經大澤中。天陰晦，忽見一宅門大開。禹遂前至廳事；有一婢

出問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人報之。尋出呼禹前。見一女子，年三十許，坐帳中。

有侍婢二人。餘人衣服皆燦麗。問禹所欲。禹曰：「自有飯，唯須飲耳。」女敕取鑪與之。因然

火作湯，雖聞沸聲，探之尙冷。女曰：「我亡人也。冢墓之間，無以相共，慙愧而已。」因歔歔告

禹曰：「我是任城縣孫家女。父爲中山太守。出適頓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

歲。亡後，幸我僞使婢承貴者。今我兒每被捶楚，不避頭面，常痛極心髓。欲殺此婢，然亡人氣

弱，須有所憑。託君助濟此事，當厚報君。」禹曰：「雖念夫人言，緣殺人事大，不敢承命！」婦人

曰：「何緣令君手刃！唯欲因君爲我語李氏家，說我告君事狀。李氏念昔承貴必禳除。君當

語之，自言能爲厭斷之法。李氏聞此，必令承貴莅事，我因伺便殺之。」禹許諾。及明而出，遂

語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驚愕，以語承貴。大懼，遂求救於禹。既而禹見孫氏自外來，侍婢二十餘人，悉持刀刺承貴，應手仆地而死。未幾，禹復經過澤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雜綵以報禹。廣記三百十八引志怪

沙門竺僧瑤，得神呪，尤能治邪。廣陵王家女病邪，召瑤治之。瑤入門，便瞋目大罵云：

「老魅不念守道，而干犯人。」女乃在內大哭。御覽引云：「人殺我夫。」魅在其側曰：「吾

命盡於今，可為痛心！」四字御覽引有因歔歔悲啼。又曰：「此神也，不可與爭。」傍人悉聞。四字御覽引有

於是化為老叟，走出庭中。瑤令撲殺之也。廣記四百六十八引志怪御覽九百三十二引許氏志怪

會稽王國吏謝宗，赴假。經吳皋橋，同船人至市，宗獨在船。有一女子，姿性婉婉，來詣船，

因相為戲。女即留宿歡醺，乃求寄載。宗許之。自爾船人夕夕聞言笑。後逾年，往來彌數。同房

密伺，不見有人，知是邪魅，遂共掩被，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須臾，又獲二物，竝立如拳，視之，乃

是三龜。宗悲思數日，方悟向說如是。云此女子一歲生二男：大者名道慙，小者名道興。宗又

云，此女子及二兒初被索之時，大怖，形竝縮小，謂宗曰：「可取我枕投之。」時叔道明為郎

中令，籠三龜示之。廣記四百六十八引志怪案亦見孔氏志怪

石季倫母喪洛下，豪俊赴殯者傾都。王戎亦入臨殯，便見鬼攘臂打搥鑿，甚惶惶，有一人當棺立，此鬼披胸陷之。此人即應鑿而倒。人便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間相傳，不宐當棺，由戎所見。御覽三百七十，一引志怪集。

陶侃書鈔引太尉作微時，遭大喪葬。家貧，親自營塋。有斑特牛，專以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

道中逢一老公，便舉手指云：『向於岡上見一牛眠牛洿中，書鈔引作必是君牛眠處，使好

可作墓安墳，則致極貴。已上亦見書鈔九十四引志怪集。小位極人臣，世為方嶽。侃指一山云：『此好，但

不如下，當世有刺史。』言訖便不復見。太尉之葬如其言。侃指別山與周訪家，則并世刺史

矣。御覽五百五十九引志怪集案亦見孔氏志怪無末二句。

雜國桓韓子諸盛十詩，羣小兒共在後屋作粥。立成，盛以長盤十碗。羣兒還，忽有婦人

出其間。書鈔一百四十四引志怪集案首句有偽奪字亦不全。

夏侯弘御覽引作孫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鎮西將軍謝尚，常所乘

馬忽暴死。會弘詣尚，尚憂惱甚至。御覽引作常愛惜謂尚曰：『我為活馬何如？』尚常不信

弘，荅曰：『卿若能令此馬更生者，卿真實通神矣。』廣記引作卿弘於是便下牀去，良久還，

語尙曰：「廟神愛樂君馬，故取之耳。向我詣神請之，初殊不許，後乃見聽，馬卽耳便活。」尙對死馬坐，意甚不信，怪其所言。須臾，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惋。既至馬屍間，便滅。三字廣記引有應時能動。有頃，奮迅呼鳴。尙於是歎息。御覽八百九十七引志怪集廣記三百二十二引志怪錄文甚簡略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捉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尙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尙曰：「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捉矛戟，有小鬼隨從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廣州大殺。」弘曰：「以此矛戟何爲？」十三字依御覽補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中餘處，不至于死。」七字依御覽補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御覽引卽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當至荆揚二州。」爾時比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惡，輒用烏雞薄之，弘之由也。廣記三百二十二引志怪錄御覽八百八十四引弘于江陵已下

晉陳國袁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疫癘，家百餘口，死亡垂盡。徙避大宅，權住田舍。有

一小屋，兄弟共寢板牀，薦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皆不得眠。後

見一婦人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卻戶外。時未曙，明月朗，見之，綵衣白粧，頭上有范鍠廣記

引作花及銀釵象牙梳。忌等便逐之。初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范鍠之屬皆墮。忌悉拾之。仍復

出門南走。臨道有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范鍠及釵牙梳，竝是真物。掘壞井，得一楸棺，

三分井水所漬。廣記引作忌更易棺器衣服，還其物，於高燥處葬之，遂斷。珠林九十五廣記

錄怪

會稽郡常有小鬼，長數丈，腰大數十圍，高冠玄服。郡將吉凶，跂于雷門，示髮喜之兆。謝

氏一族，髮喜必告。謝弘道未遭母艱數月，鬼晨夕來臨。及後將轉吏部尚書，拊掌三節舞，自

大門至中庭，尋而遷問至。已上亦見御覽八謝道欣遭重艱，至離塘行墓地往，向夜，見離塘

有雙炬，須臾火急入水中，仍舒長數十丈，色白如練，稍稍漸還赤，散成數百炬，追逐車從而

行。悉見火中有鬼，甚長大，頭如五石籬，其狀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孫恩作亂，會

稽大小莫不翼戴。時以爲欣之所見，亂之徵也。禹會諸侯會稽防風之鬼也。廣記三百二十一

魏劉赤斧

廣記引作赤父下同

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情。母老子弱，情事果切，乞

蒙放恕。

會稽魏邊，廣記引作過下同

多才藝，善事神，請舉邊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

邊何人，而擬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

珠林六十七引志怪傳廣記二百九十三引志怪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游蔣山廟。有

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正配戲弄之。

廣記引作各指像以戲相匹配

卽以其夕，三人同夢蔣

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竝醜陋，而猥蒙榮願，輒尅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

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其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

親來降，已曰：「君等旣已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竝亡。

珠林七十五引

志怪傳廣記二百九十三引志怪

詳異記

詳異記

宋元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使稚宗行至遠邨，郡吏蓋苟邊定隨焉。行至民家，恍忽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舁出門外。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樹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澡水，釣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否？』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類數頭，道人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微復論巨此者也。』魚肉自可噉耳。齊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

而無犯。唯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戒。」因爾使蘇。四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云。

廣記一百三十一

前齊永明中，楊邨高坐寺釋慧進者，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乃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慙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廣，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空中告曰：「法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廣記一百九

宣
驗
記

宣 驗 記

渤海張融，字眉嶠。晉咸寧中，子婦產男，初不覺有異。至七歲，聰慧過人。融曾將看射，令人拾箭還，恆苦遲。融孫云：『自爲公取也。』後射纔發，便赴，遂與箭俱至棚；條已捉矢而歸。舉坐怪愕。還經再宿，孫忽暴病而卒。呼諸沙門燒香。有一胡道人謂云：『君速斂此孫；是羅刹鬼也，當噉害人家。』既見取箭之事，卽狼狽闔棺。須臾，聞棺中有撲擺聲；咸輟悲駭，遽送葬埋。後數形見。融作八關齋，於是便去。廣記三百五十七

晉義熙中，京師長年寺道人惠祥與法向連堂。夜四更時，惠遙喚向暫來。往視：祥仰眠，手交于胷上，足挺鼎音直，云：『可解我手足繩。』曰：『上竝無繩也。』祥因得轉動，云：『向有人衆，以我手足，鞭捶交下，問何故齧蝨。』語祥若更不止，當入兩石間磕音磕之。祥後懲戒於

蠶，餘無精進。御覽九百五十一

安荀本姓路，吳郡人也。年十餘，身嬰重疾，良藥必進，日增無損。時太玄臺寺釋法濟語

安荀曰：「恐此疾由業，非醫所消。貧道案佛經云：『若履危苦，能歸依三寶，懺悔求願者，皆

獲甄濟。』君能此下原有與女並三字捐棄邪俗，洗滌塵穢，專心一向，當得痊愈。」安荀然之。即于宅

內設觀世音齋，澡心深意，傾誠載仰；扶疾稽顙，專念相續。經七月初夜，忽見金像，高尺許，三

摩其身，從首至足；即覺沈痾豁然消愈。既靈驗在躬，遂求出家；求住太玄臺寺。精勤匪懈，誦

法華經。菜食長齋。三十七載，常翹心注想，願生兜率。宋元嘉十六年，出都造經，不測所終。比丘

尼傳二玄藥本姓路吳郡人也安荀女也注宣
驗記云是即安荀也今據改其名以補斯記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資產子女；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

是，諸供養具，別封貯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噉螫羣賊；身首腫痛，眼

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已上事類賦注三十亦引蜂飛邀逐，噉擊彌路；賊遂惶懼，從便道而去。是時

蠟日所縛子女，各還其家。御覽九百五十九

宋元嘉中，吳興郡內嘗失火，燒數百家，蕩盡；惟有經堂草舍，儼然不燒。時以爲神。廣記一百

六十一 辯正論八注引
無宋字郡作郭未有也字

車母者，遭宋廬陵王青泥之難，爲虜所得，在賊營中。其母先來奉佛，卽然七燈於佛前，

夜精心念辯正論八注引嚮上有佛佛二字中觀世音，願子得脫。如是經年，其子忽叛還。七

日七夜，獨行自南走。常值天陰，不知東西，論注忽下有得字獨行二字到遙見有七段火光；望

火而走，似卽欲投，終不可至；如是七夕，不覺到家，見其母猶在佛前伏地；又見七燈，因乃發

悟。母子共談，知是佛力。自後懇禱，專行慈悲。廣記一百一十 論注禱
作到慈悲作檀忍 廣記誤

吳郡人沈甲，被繫處死。臨刑市中，日誦觀音辯正論八注引作沈名號，心口不息。刀刃
英觀音並作觀世音

自斷，因而被放。一云，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

折。官問之，故蒼云，恐是觀音慈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廣記一
百十一

滎陽高苟，年已五十，爲殺人被收。鑣頓論注八引苟項苟頓作項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

念觀音。苟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誣，論注念作誣死何由可免。』同禁勸之，曰：始發心誓：

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不離論注曰作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供養衆僧。

旬日論注浮作月用心，鉗鑣自解。監司驚懼，語苟云：『若論注釋作怪語下佛神憐汝，斬應不

死。臨刑之日，舉刀刃斷。論注舉刀句作舉刀未下而折奏得原免。同上

史雋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引正論八注每見尊像，引也作耳。

恆輕誚之。後因病腳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第一。可試造觀

音像。」雋以病急，如言鑄像。像成，夢觀音，果得差。同上論注福中下有佛福二字果得差作遂差

吳唐，廬陵人也。少好驅媒獵射，發無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日將兒出射，正值鹿鹿將鹿。

鹿母覺有人氣，呼鹿漸出。鹿不知所畏，徑前就媒。唐射鹿，即死。鹿母驚還，悲鳴不已。二字賦注引有

唐乃自藏於草中，出鹿致淨地。鹿直來其地，俯仰頓伏，絕而復起。唐又射鹿母，應弦而倒。至

前場，復逢一鹿，上弩將放，忽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

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御覽九百六事類賦注二十三

程德度，武昌人。昔在潯陽，夜見屋裏自明。先有鷲窠，忽有小兒，長尺餘，潔白，從窠中出，

至牀前曰：「卻後三年，當得長生之道。尋闔而滅。甚祕密之。」御覽九百二十二

沛國周氏有三子，竝瘖不能言。一日，二字賦注引有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

曰：「君有罪過。」三字賦注引有可還內思之。」周異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乃云：「都不憶有罪過。」

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牀有鷲窠，中有三子，母還哺之，輒出取食。屋下舉手得及，指內窠中，鷲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瘞，各與之吞，既皆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恆自悔責。」客變爲道人之容曰：「君卽自知悔，罪今除矣！」便聞其兒言語周正，卽不見道人。御覽九百二十二 事類賦注十九

王導，河內人也。兄弟三人，竝得時疾，其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忽甚誼譟。俱惡之。念云，差當治此鳥。既差，果張取鵲，斷舌而殺之。兄弟悉得瘖疾。御覽七百四 十引靈驗記

天竺有僧，養二犍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爲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饋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得也。」御覽九百

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月，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沾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救，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六帖引滅火。類聚九十 一作爲雨

三十六帖九十四 御覽九百二十四

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漬羽，飛故滅火，往來疲乏，不以爲苦。御覽九百十七 唐西域記六云拘尸

那揭羅國大磚舍側不遠有窳塔波是如來修善薩行時為羣雄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羣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顯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悲鼓灌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勇羽翮大火方起焚燂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窳塔坡也

蚌死于吳末

梁釋慧皎高僧傳一案傳略云安清字世高窮理盡性自識緣業初高

餘年乃與同學詞訣云我當往廣州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志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度適廣州值寇大亂行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伸頸受刃賊遂殺之既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也高遊化中國宜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雎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郊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曠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曠悲欣可為鄭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曠志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賦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蟬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蟬復出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踞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那亭廟神得離惡形矣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蟬頭尾數里今潯陽龍蛇村是也云云後更引宣驗記傳有殊異說蓋唯辨死時代記耳

吳主孫皓性甚暴虐作事不近人情與媵女看治園地土下忽得一軀金像形相麗嚴

皓令置像廁傍，使持屏籌。到四月八日，皓乃尿像頭上，笑而言曰：「今是八日，爲尔灌頂。」對諸姝女，以爲戲樂。在後經時，陰囊忽腫，疼痛壯熱，不可堪任。自夜達晨，苦痛求死。名醫上藥，治而轉增。太史占曰：犯大神所爲，敕令祈禱靈廟；一禱一劇。上下無計。中宮有一宮人，常敬信佛，兼承帝之愛，凡所說事，往往甚中，奏云：「陛下求佛圖未？」皓問：「佛大神邪？」女曰：「天上天下，尊莫過佛。陛下前所得像，猶在廁傍，請收供養，腫必立差。」皓以痛急，卽具香湯，手自洗像，置之殿上，叩頭謝過，一心求哀。當夜痛止，腫卽隨消。卽於康僧會受五戒，起大市寺，供養衆僧也。辯正論
八注

孫皓時，有王正辯上事言：佛法宜滅，中國不利胡神。皓便下詔集諸沙門，陳兵圍守，欲行誅廢之事。謂僧會法師曰：「佛若神也，宜崇之。若其無靈，黑衣一日同命。」僧或縊死，或逃於外。會乃請齋，期七日現神。以銅鑿盛水置庭中。中食畢，而曦光暉耀，忽聞庭鉢鎗然有聲。忽見舍利，明照庭宇，浮於鉢上。皓及大衆前看，駭愕失措。離席改容而進。會曰：「陛下使孟賁之力，擊以百鈞之槌；金剛之質，終不毀破。」皓如言。請先經唄禮拜，散華燒香。歌唱曰：誠運距慈氏，來津未絕，則法輪將轉，徹於靈塗；威神不少，宜現今日，不然則三寶永絕。言畢。

壯士運槌生風，觀者顛慄。而氣竭槌碎，舍利不損。光明挺出，輝采充盈。皓敬伏投誠，勤營齋講。此塔在建康大市北。後猶光瑞。元嘉十九年秋，寺刹夜放光明，鮮紅彩發，有大光從四層上，從西繞南。又見一物，如雉尾扇，隨其進止不斷。其夕觀者，或值或不值。二十許日，都市中咸見利上有大紫光也。辯正論八注云出吳錄及宣驗記

孫祚，齊國沮陽人。位至太中大夫。少子稚，字法暉，小聰慧奉法。年十八，晉咸康元年，桂陽郡患亡。祚以任武昌，到三年四月八日，廣置法場，請佛延僧，建齋行道。見稚在衆中翊從像後，往喚問之。稚跪拜，具說與居，便隨父母歸家。父先有疾，稚云：「無禍祟，到五月當差。」言辭委悉，云作福，可以拔魂免苦。其事不虛。辯正論八注

榮陽人毛德祖，初投江南，偷道而遁。逢虜騎所追，伏在道側蓬蒿之內。草短蒿疏，半身猶露，分意受死。合家默然念觀世音，俄然雲起雨注，遂得免難也。同上

隊主李儒，後鎮虎牢，爲魏虜所圍。危急欲降。夜踰城出，見賊縱橫竝臥。儒乃一心念觀世音，便過賊處。趣一燒澤，賊卽隨來。儒便入草，未及藏伏。羣馬向草，儒大驚恐，一心專念觀音，賊馬忽然自驚走，因此得脫也。同上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郡郭宣與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爲友。收敬以害人被幽。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已後，夜三更夢一菩薩慰喻之，告以大命無憂。亦覺而鎖械自脫。及曉還著。如是數徧。此二人相慶發願，若得免罪，各出錢十萬，與上明寺作功德。共立重誓。少日，俱免。宣依願送錢向寺。處茂違誓不送。虜循起兵，茂在戎，於查浦爲流矢所中。未死之間曰：「我有大罪。」語訖而死也。上同

宋吳興太守瑯琊王襲之，有學問，愛老莊，而不信佛，唯事宰殺爲志。初爲晉西省郎中，至好賓客。於內省所養一雙鵝，甚愛觀之，以爲得性。夜忽夢鵝口銜一卷書，可十許紙，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日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殺。篤信過人。後更富貴也。上同

益州刺史郭銓，亡已二十餘年。以元嘉八年，乘輿導從如平生，見形於女塔劉凝之家，曰：「僕謫事未了，努力爲作四十九僧會法集齋，乃可得免。」言訖忽然不見。上同

俞文載鹽於南海，值黑風，默念觀音，風停浪靜，於是獲安。上同

程道慧，字文和，武昌人。傳不信佛，世奉道法。沙門乞者，輒詰難之。論云：若窮理盡性，無過老莊。後因疾死，見閻羅王，始知佛法可崇；遂卽奉佛。上同

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大失火，不可救。唯精舍大小儼然，及白衣家經像，皆不損墜。百姓驚異，倍共發心。同上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恆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皆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

金像，連光五尺，見高座上。辯正論八注云出宣驗冥祥等記

張導母王氏，素篤信。四月八日，齋食，感得舍利，流光出口，輝映食盤。辯正論八注

鄭鮮，字道子，善相法。自知命短，念無可以延。夢見沙門問之，須延命也。可六齋日放生

念善，持齋奉戒，可以延齡得福也。因爾奉法，遂獲長年。同上

彭城劉式之，常供養一像，無故失去，不知所在。式之夙夜思憊自責。至念冥通。經百日

後，其像忽然自現本座。神光照室。合家驚喜，倍復傾心。同上

劉遺民，彭城人。少為儒生，喪親，至孝以聞。家貧，卜室廬山西林中。體常多病，不以妻子

為心，絕迹往來。精思禪業。半年之中，見眉間相，漸見佛一眼，及髮際二色。又見全身。謂是圖

畫。見一道人奉明珠，因遂病差。同上

佛佛虜破冀州，境內道俗，咸被殲戮，凶虐暴亂。殘殺無厭，爰及關中。死者過半，婦女嬰

稚，積骸成山。縱其害心，以爲快樂。仍自言曰：「佛佛是人中之佛，堪受禮拜。」便畫作佛像，上佩之，當殿而坐。令國內沙門，「向背禮像，卽爲拜我。」後因出遊，風雨暴至，四面暗寒，不知所歸，雷電震吼，霹靂而死。既葬之後，就塚霹靂其棺，引屍出外，題背爲「凶虐無道等字。」國人慶快，嫌其死晚。少時，爲索頭主涉圭所吞，妻子被刑戮。

辯正論八注引宣驗記
又云見蕭子顯齊書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悖，亦見辯正論八注引銅作真金
賊丁零者作逢丁零單于悖作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面，血下交流。雖加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仆地，消鑄爲銅，擬充器用。乃口發大聲，響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慙惶，歸信者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廣記一百十六作
注引零作擊乃作而論

冥
祥
記

冥祥記自序

琰稚年在交阯。彼土有賢法師者，道德僧也。見授五戒，以觀世音金像一軀，見與供養。形製異今，又非甚古，類元嘉中作。鎔鑄殊工，似有真好。琰奉以還都。時年在齠齔，與二弟常盡勤至，專精不倦。後治改弊廬，無屋安設，寄京師南湖寺中。于時百姓競鑄錢，亦有盜毀金像以充鑄者。時像在寺，已經數月。琰晝寢，夢見立于座隅，意甚異之。時日已暮，即馳迎還。其夕，南湖十餘軀像，悉遇盜亡。其後久之，像於曠草閒放光顯照，三尺許地，金輝秀起，煥然奪目。琰兄弟及僕役同覩者十餘人。于時幼小，不即題記；比加撰錄，忘其日月；是宋大明七年秋也。至泰始末，琰移居烏衣，周旋僧以此像權寓多寶寺。琰時暫游江都，此僧仍適荆楚；不知像處，垂將十載。常恐神寶，與因俱絕。宋升明末，游躡峽表，經過江陵，見此沙門，迺知像所。

其年，琰還京師，即造多寶寺訪焉。寺主愛公，云無此寄像。琰退慮此僧孟浪，將遂失此像，深以惆悵。其夜，夢人見語云，像在多寶，愛公忘耳，當爲得之。見將至寺，與人手自開殿，見像在殿之東，衆小像中的的分明。詰旦造寺，具以所夢請愛公。愛公乃爲開殿，果見此像在殿之東，如夢所覩。遂得像還。時建元元年七月十三日也。像今常自供養。唐釋道宣三寶感通錄卷二引像今常自供養

至庶必永作津梁。循復其事，有感深懷；沿此徵觀，綴成斯記。夫鏡接近情，莫踰儀像；瑞驗之發，多自此興。經云，鎔斲圖續類形相者，爰能行動，及放光明。今西域釋迦彌勒二像，暉用若冥，一引蓋得相乎。今華夏景楮，一引作東今夏景楮，感通失冥作真楮作模。神應亟著，亦或當年羣生，因會所感，假馮木石，以見幽異，不必尅由容好，而能然也。故沈石浮深，實闡閩吳之化；塵金瀉液，用舒彭宋之禍。感通錄作用其餘銓示繁方，雖難曲辨；率其大抵，允歸自從。感通錄作允歸日從若夫經塔顯效，旨證亦同；事非殊貫，故繼其末。法苑珠林十七又十四引像今常自供養已下

冥祥記

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齋優填王畫釋迦佛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市之像，如諸傳備載。法苑珠林十三寶感通錄二

晉羊太傅祜，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於何取耶？」祜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祜曰：「此非先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游望，逕而東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

至東垣樹下，探得小環。李氏驚悵曰：「吾子昔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環走。李氏遂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悲喜，遂欲求祐，還爲其兒。里中解喻，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覺風吹頂，意其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可治也。」祐後爲荊州都督，鎮襄陽，經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默然。後因懺悔，敍說因果。乃曰：前身承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供養之情，偏慇懃重也。法苑珠林二十六

晉沙門仕行

慧皎高僧傳作士行者

穎川人也。姓朱氏。氣志方遠，識宇沈正，循心直詣，榮辱不能

動焉。時經典未備，唯有小品；而章句闕略，義致弗顯。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至于闐，尋求經藏。踰歷諸國，西域僧徒，多小乘學，聞仕行求方等諸經，咸駭怪不與。曰：邊人不識正法，將多惑亂。仕行曰：「經云，千載將末，法當東流。若疑非佛說，請以至誠驗之。」乃焚柴灌油，烟炎方盛，仕行捧經涕淚，稽顙誓曰：「若果出金口，應宣布漢地。諸佛菩薩，宜爲證明。」於是投經火中，騰燎移景。既而一積煨盡，文字無毀，皮牒若故。梁國欣敬，因留供養。遣弟子法饒，齋送梵本，還至陳留浚儀倉垣詩寺。高僧傳云陳留倉垣水南寺出之，凡九十篇，二十萬言。河南居士竺

叔蘭，練解方俗，深善法味，親共傳譯，今放光首品是也。仕行八十乃亡，依閣維之火滅，經日屍形猶全。國人驚異，皆曰：若真得道法，當毀壞。應聲碎散。乃斂骨起塔。慧志道人先師相傳。釋公亦具載其事也。法苑珠林二十八

晉趙秦，字文和，清河貝丘人也。祖父京兆

廣記引清河

太守。秦，郡舉孝廉，公府辟，不就。精思

典籍，有譽鄉里。當晚乃膺仕，終於中散大夫。秦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夾扶秦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嵬高峻。城色青黑，狀錫。廣記引作城邑青黑色將秦向城門人。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秦名在三十。須臾，將秦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簿訖，復遣秦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孽罪？」廣字依廣記引補行何福善？詭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恆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秦荅：「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秦爲水官監作使，將二千餘人運沙裨岸。晝夜勤苦。後轉秦

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秦馬兵，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卽焦爛，尋復還生。或炎爐巨鑊，焚煮罪人。身首碎墮，隨沸翻轉。有鬼持叉，倚于其側。有三四百人，立于一面，次當入鑊，相抱悲泣。或劍樹高廣，廣記引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爲之。人衆相警，自登自攀，若有欣意。廣記引作欣競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秦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秦出獄門，見有二人齋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人，其家爲其於塔寺中懸旛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關光大舍；有三重門，朱采照發。見此三人，卽入舍中。秦亦隨入。前有大殿，珍寶周飾，精光耀目。金玉爲牀。見一神人，姿容偉異，殊好非常，坐此座上。邊有沙門立侍，甚衆。見府君來，恭敬作禮。秦問此是何人，府君致敬。吏曰：號名世尊度人之師，有願令惡道中人皆出聽經。時云有百萬九千人，皆出地獄，入百里城。在此到者，奉法衆生也。行雖虧殆，尙當得度，故開經法。七日之中，隨本城作善惡多少，差次免脫。秦未出之頃，已見十人，升虛而去。出此舍，復見一城，方二百餘里，名爲受變形城。地獄考治已畢者，當於此城，更受變報。秦入其城，見有土瓦屋

數千區，各有坊巷。

廣記引作房舍

正中有瓦屋高壯，闌檻采飾。有數百局吏，對校文書云：殺生者當

作蜉蝣，朝生暮死；劫盜者當作豬羊，受人屠割；姪洗者作鶴鷺馨糜，兩舌者作鴉鳥鴿鶴，捍

債者爲驢騾牛馬。秦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語秦：「卿是長者子，以何罪過，而來在此？」秦

荅：「祖父兄弟，皆二千石。我舉孝廉，公府辟，不行。修志念善，不染衆惡。」主者曰：「卿無罪

過，故相使爲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秦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

主者唯言：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滴罰也。秦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

法之後，得以除不？」荅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籐篋，檢秦年紀，尙有餘筭三十年在。乃

遣秦還。臨別，主者曰：「已見地獄罪報如是，當告世人，皆令作善。善惡隨人，其猶影響，可不

慎乎？」時親表內外候視秦者，五六十人，同聞秦說。秦自書記，以示時人。時晉太始五年七

月十三日也。乃爲祖父母二弟延請僧衆，大設福會。皆命子孫改意奉法，課勸精進。時人聞

秦死而復生，多見罪福，互來訪問。時有太中大夫武城孫豐，關內侯常山郝伯平等十人，同

集秦舍，款曲尋問，莫不懼然，皆卽奉法也。

法苑珠林七太平廣記三百七十七

晉沙門支法衡，晉初人也。得病旬日亡。經三日而蘇活。說死時，有人將去，見如官曹舍

者數處，不肯受之。俄見有鐵輪，輪上有鐵爪，從西轉來；無持引者，而轉駛如風。有一吏呼罪人當輪立；輪轉來轢之，翻還如此，數人碎爛。吏呼衡道人來當輪立。衡恐怖自責，悔不精進。『今當此輪乎？』語畢，謂衡曰：『道人可去！』於是仰首，見天有孔，不覺倏爾上昇。以頭穿中，兩手搏兩邊，四向顧視，見七寶宮殿，及諸天人。衡甚踊躍，不能得上。疲而復還下所。將衡去。人笑曰：『見何等物，不能上乎？』乃以衡付舩官。舩官行舩，使爲柁工。衡曰：『我不能持柁。』強之。有舩數百，皆隨衡後。衡不曉捉柁，踏沙洲上。吏司推衡，汝道而失，以法應斬。引衡上岸，雷鼓將斬。忽有五色二龍，推舩還浮。吏乃原衡罪。載衡北行。三十許里，見好邨岸，有數萬家，云是流人。衡竊上岸。邨中饒狗，牙欲齧之。衡大恐懼。望見西北有講堂，上有沙門甚衆，聞經唄之聲。衡遽走趣之。堂有十二階。衡始躡一階，見亡師法柱踞胡床坐。見衡曰：『我弟子也，何以而來？』因起臨階，以手巾打衡面，曰：『莫來！』衡甚欲上，復舉步登階。柱復推令下。至三乃止。見平地有井一口，深三四丈，塹無隙際。衡心念言，此井自然。井邊有人謂曰：『不自然者，何得成井？』雖見法柱，故倚望之，謂衡『可復道還去，狗不齧汝！』衡還水邊，亦不見向來舩也。衡渴欲飲水，乃墮水中，因使得穌。於是出家，持戒菜食。晝夜精思爲至行。

沙門比丘法橋弟子也。羽林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

高僧傳石杵作石孟疑杵是杵字之譌

面徑數丈。杵中泉水，深

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游餌也。有沙門釋僧羣，隱居其山，常飲此水，遂以不

飢，因而絕粒。晉安太守陶夏，

高僧傳云陶夔

聞而求之。羣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於是越海造山。于

時天景澄朗，陶踐山足，便風雨晦暝。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羣所栖營，與泉隔一澗。旦夕往還，

以一木爲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喙。僧羣永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

墜死。於此絕水，俄而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羣之將死，爲衆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

將或此鴨因緣之報乎？』

珠林六十三

晉沙門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來，將游關洛，達舊襄陽，欲寄載舩北渡。舩人

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比舩達北岸，耆域亦上。舉舩皆驚。域前行，有兩虎迎之，弭耳

掉尾，域手摩其頭，虎便入草。於是南北岸奔往請問，域曰：『無所應答。』及去，有數百人追之，見

域徐行，而衆走猶不及。惠帝末，域至洛陽。洛陽道士悉往禮焉。域不爲起。譯語譏其服章曰：

『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誠，但爲浮華，求供養耳。』見洛陽宮曰：『忉利天宮，髣髴似此。』當

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爲之，不亦勤苦乎！沙門支法淵竺法興。竝年少，後至。域爲起立。法淵作禮訖，域以手摩其頭曰：「好菩薩，羊中來。」見法興入門，域大欣笑，往迎作禮。捉法興手，舉著頭上曰：「好菩薩，從天人中來。」尙方中有一人，廢病數年，垂死。域往視之，謂曰：「何以墮落，生此憂苦？」下病人於地，臥單席上，以應器置腹上，紵布覆之。梵唄三偈訖，爲梵呪可數千語。尋有臭氣滿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舉布，見應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瘥。長沙太守滕永文，先頗精進。時在洛陽，兩腳風孿經年。域爲呪，應時得申，數日起行。滿水寺中有思惟樹，先枯死，域向之呪，旬日，樹還生茂。時寺中有竺法行善談論，時以比樂令。見域，稽首曰：「已見得道證，願當乘法。」域曰：「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斯言，人歲沙彌亦以之誦，非所望於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卽自得。以我觀之，易耳。妙當在君，豈慍未聞。」京師貴賤，贈遺衣物，以數千億萬，悉受之。臨去，封而留之，唯作旛八百枚，以駱駝負之先遣。隨估客西歸天竺。又持法興一納袈裟隨身。謂法興曰：「此地方大爲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發，送者數千人。於洛陽寺中中食訖，取道。人有其日發長安來，見域在長安寺中。

又城所遣估客及駱駝奴達燉煌河上，逢估客弟於天竺來，云近燉煌寺中見城。弟子潔登者云，於流沙北逢城，言語款曲，計其旬日，又城發洛陽時也。而其所行蓋已萬里矣。珠林二

高僧傳載在書
城之非當遂正

晉沙門佛調，不知何國人。往來常山，積年業，尚純朴，不表辭飾。時咸以此重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病甚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病者蘇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且初不出寺，汝何容相見？」兄弟爭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升，還恆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橫臥窟前。調語曰：「我奪汝居處，有愧如何？」虎弭耳下山。隨者駭懼。調自剋亡期，遠近悉至。乃與訣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欲永存？若能盪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衆咸涕泣。調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終。終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嗚悅。皆驚喜作禮問：「和尚尚在此耶？」答曰：「吾常自在耳。」具問知故消息，良久

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其發冢開棺，不見其屍。珠林二

晉提陀勒，不知何國人也。嘗游洛邑，周歷數年。雖敬其風操，而莫能測焉。後語人曰：盤

鷓鴣高僧傳
鷓作鷓

山中有古塔寺，若能修建，其福無量。衆人許之。與俱入山。既至，唯草木深蕪，莫知

基朕。勒指示曰：「此是寺基也。」衆試掘之，果得塔下石礎。復示講堂、僧房、井竈。開鑿尋求，皆如其言。於是始疑其異。寺既修，勒爲僧主。去洛百里。每朝至洛邑，赴會聽講竟，輒乞油一鉢，擎之還寺。雖復去來早晚，未曾失中晡之期。有人日能行數百里者，欲隨而驗之，乃與俱。此人馳而不及，勒顧笑曰：「汝執吾袈裟，可以不倦。」既持衣後，不及移晷，便已至寺。其人休息數日乃還。方悟神人。後不知終。珠林八

晉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禁晉人作沙門。世常奉法精進，潛於宅中起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焉。僧衆來者，無所辭卻。有一比丘，姿形頑陋，衣服塵敝，跋涉塗溼，來造世常。常出爲作禮，命奴取水，爲其洗足。比丘曰：「世常應自洗我足。」常曰：「年老疲瘵，以奴自代。」比丘不聽。世常竊罵而去。比丘使見神足變身八尺，顏容瓌偉，飛行而去。世常撫膺悔歎，自撲泥中。時抵家僧尼及行路者五六十人，俱得望視，見在空中數十丈上。

了了分明。奇芬異氣，經月不歇。法蘭卽名理法師見宗者也。有記在後卷傳。蘭以語於弟子法階，階每說之，道俗多聞。珠林二
十八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四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沒人。法朗等下拜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一。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汗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興念，留爲煮粥，埽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竝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廣記引
作病狀

頤除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冥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尙。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慧此居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中山爲大法師，道俗宗之。珠林九十五
廣記八十九

晉竺長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資貨，爲富人。竺居晉元康中，內徙洛陽。長舒奉法精至；尤好誦觀世音經。其後鄰比失火，長舒家悉草屋，又正下風，自計火已逼近，改復出物，所全無幾，乃敕家人不得葦物，亦無灌救者。唯至心誦經。有頃，火燒其鄰屋，與長舒隔籬，而風

忽自迴，火亦際屋而止。于時咸以爲靈。里中有輕險少年四五人，共毀笑之，云：「風偶自轉，此復何神。伺時燥夕，當焚其屋；能令不然者，可也。」其後天甚早燥，風起亦駛，少年輩密共束炬擲其屋上。三擲三滅，乃大驚懼，各走還家。明晨，相率詣長舒自說昨事，稽顙辭謝。長舒荅曰：「我了無神，政誦念觀世音，當是威靈所祐。諸君但當洗心信向耳。」自是鄰里鄉黨咸敬異焉。珠林二
十三

晉澤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卽慧遠沙門之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羣僧竝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卽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爲池。因構堂于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爲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巨蛇，騰空而去。俄爾洪雨四澍，高下普霑。以有龍瑞，故名焉。珠林三
十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沈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蹲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竺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山有清

澗，汲漱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卽竭，澗俄而絕流。護臨澗徘徊，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清流洋溢，尋復盈澗。竝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爲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法苑珠林 六十三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一空座，筵帳精華，絡以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低陋，出自衆中，逕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侯徒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其惋恨，稽懺累日。法苑珠林 四十二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席，驗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卽京師所謂王濬陽也。弟內其道舍，容亟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爲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爲，因事爲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尙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號爲聖人。新林寺卽帝爲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冢在焉。珠林 四十二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法事感通錄引作法華晉武之世，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爲

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尚，誦經長齋，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敷。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飢。此鉢猶云尙存此土。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末齋者尙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浩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該曰：燭曰：「闕公登霄，衛度繼軌。咸恬泊以無生，俱蛻骸以不死」者也。珠林四錄

寶感通
錄四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篋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卽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有凶禍，

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珠林四十二

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怪賤，牽就下次。輒復來上。牽之至三，乃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杓椀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爲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也。珠林四十二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家世奉法。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波遷。廣記引閔

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覆書之。又有餘經數臺，大品亦雜在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尤惜大品，不知在何臺中。倉卒應去，不展尋搜。廣記引無此句徘徊歎咤，不覺大品

忽自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云尙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書大品。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焉。又并有舍利，銀鬘貯之。竝緘于深篋。永嘉之亂，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舍利，自出篋外。因取懷之。以渡江東。又嘗遇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之於灰盡之下，儼然如故。會稽王道士就嵩，曾云求以供養。後嘗整在新渚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

如麻大，巧密分明。新渚寺，今天安是也。此經蓋得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嘗在簡靖寺，靖

首尼讀。

珠林十八廣
記一百十三

晉史世光者，襄陽人也。咸和八年，於武昌死。七日，沙門支法山轉小品，疲而微臥。開靈座上，如有人聲。史家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上著衣，具如平生。語信云：「我本應墮龍中，廣記引作獄中支和尚爲我轉經，曇護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護堅竝是山之沙彌，已

亡者也。後支法山復往爲轉小品，又來在坐。世光生時，以二旛供養。時在寺中，乃呼張信持旛送我。信曰：「諾。」便絕死。將信持旛，俱西北飛上一青山。上如瑠璃色。到山頂，望見天門，世光乃自提旛，遣信令還；與一青香，如巴豆，曰：「以上支和尚。」信未還，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信復道而還，倏忽醒活，亦不復見手中香也。旛亦放在寺中。世光與信，於家去時，其六歲兒見之，指語祖母曰：「阿爺飛上天，婆爲見不？」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俱還其家，徘徊而去。每來必見髻髻，去必露髻。信問之，荅曰：「天上有冠，不著此也。」後乃著天冠與羣天神，鼓琴行歌，經上母堂。信問何用屢來，曰：「我來欲使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世聲；家人大小，悉得聞之。然聞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

焉。有頃去，信自送。廣記引見世光入一黑門，有頃來出。廣記引作謂信曰：「舅在此，日見梅捷，楚痛難勝。省視還也。舅生犯殺罪，故受此報。可告舅母，會僧轉經，當稍免脫。」舅即輕車將軍報終也。珠林五廣記一百十二

世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人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巧眠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間，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羅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鏗鈞鉤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謂應，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眼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問絕已久。病甚，遣呼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蘇活。說有數人以鏗鈞鉤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上救我！」亦時喚佛。

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鉤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鉤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已盡，不復久生，可整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上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卽生天矣。」應既蘇，卽復恍然。旣而三日，持齋頌唄，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讀唄，徧與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珠林六十二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恆齋戒，誦首楞嚴經。邨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守困。晃兄惶遽，馳往請吉。董何兩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尙未至。吉與期，設中食後。此字廣記引有。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吉不能泅，遲迴歎息，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旣信直，必欲赴期，乃惻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命。尅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便脫衣，以囊經戴置頭上，逕入水中，量其深淺，乃應至頸。及吉渡，正著膝耳。旣得上岸，失囊經，甚惋恨。進至晃家，三禮懺悔，流涕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溼氣。開囊視經，尙燥如故。於是邨人，一時奉法。吉所居西北，有一山高峻，中多妖魅，犯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構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

餘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非於潛人；穹山幽絕，何因而來；疑是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荅曰：「是也。聞君德行清肅，故來相觀。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游居所託。君既來止，慮相逆冒，恆懷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曰：「僕貪此靜寂，讀誦經典，不相干犯。方爲卿比，廣記引作方喜爲此願見祐助。」鬼荅：「亦復憑君，不見侵尅也。」言畢而去。經一宿，前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吉年八十七。珠林十八廣記一百十二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成具。及頃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受八關齋。至鄉市寺，請其師竺僧密及支法階竺佛密，令持小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僧赴齋，忘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憶意甚惆悵。璫家在坂怡邨，去寺三十里，無人遺取。至人定燒香訖，舉家恨不得經。密益踧踖。有頃，聞有叩門者，言送小品。璫愕然心喜。開門，見一年少，著單衣，先所不識，又非人行。時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少不進，期夜當來聽經。比道人出，忽不復見。香氣遍一宅中。旣而視之，乃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廚中，緘籥甚謹。還視其籥，儼然如故。於是邨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璫。璫遂出家，字

疊巖。諷誦衆經，至二十萬言。珠林十八廣記一百十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

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爲太山府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某甲兒耶。」「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荅：「伯父將來，欲以代譴。」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解救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儉樂處，但讀書無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繫念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邾城當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譴，宜爲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先人也。願父兄勤爲功德。作福食時，務使鮮潔。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然後費設耳。當使平等，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還時，忽病殆死，周身皆痛。

稚云：『此婢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推問婢，』云：『前實欲叛，與人爲期。日垂至，而使住，』云云。珠林九十一

晉李恆，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恆，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恆性躁，又寒門，但問仕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恆不肯取。又固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爲善也。』恆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恆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復變爲大鳥，跼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恆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珠林六十

晉竇傳者，河內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呂護，各權部曲，相與不和。傳爲昌所用，作官長。護遣騎抄擊，爲所俘執。同伴六七人，共繫入一獄。鎖械甚嚴。尅日當煞之。沙門支道山，時在護營中。先與傳相識。聞其執厄，出至獄所候視之。隔戶共語。傳謂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歸請，必有感應。』傳先亦頗聞觀世音，及

得山語，遂專心屬念。晝夜三日，至誠自歸。觀其鎖械如覺緩，解有異於常。聊試推盪，忽然離體。傳乃復至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尙多，無心獨去。觀世音神力普濟，當令俱免。』言畢，復牽挽餘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開門走出，於警徼之間，莫有覺者。使踰城逕去。時夜向曉，行四五里。天明不復進。共逃隱一榛中。須臾，覺失囚，人馬絡繹，四出尋捕。焚草踐林，無不至遍。唯傳所隱一畝許地，終無至者。遂得免還。鄉里敬信異常，咸皆奉法。道山後過江，爲謝居士敷具說其事。珠林十七

晉大司馬桓溫，末年頗奉佛法，飯饌僧尼。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纔行不恆，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樹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荅云：『若遂凌君上，刑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解去，不知所在。珠林十三

宋案當作晉廣記引無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

經久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卽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

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荅云：「具可。」
敬云：記二字廣引有「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否？」清云：「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
「僧達道人，是官師，甚被禮敬，當苦告之。」還內良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起也。
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我前七生時弟子。
已經七世受福，迷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佐助。」
清還先與中夜寒噤凍。至曉門開，僧達果出至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革心爲善，
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
所遇沙門，長跪請曰：「此人僧乎宿世弟子。」案乎字有譌廣記引作達亦非忘正失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
今得歸命，願垂慈愍。」荅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
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廣記引作杖令閉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
鄉親寒堂，欲入不得。會買材還，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至屍前，聞其屍臭。自念
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時，於是而活。卽營理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佛教，
遂作佳流弟子。珠林九十五廣記三百七十九

晉呂棟，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巨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棟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暮，天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光來岸，如人提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遙得歸家，火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棟復與郗嘉賓周旋，郗所傳說。珠林六十五

晉徐榮者，瑯琊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澗中。游舞濤波，垂欲沈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斯須閒，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澗中，還得平流。松江還下。日已向暮，大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波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柁趣之，逕得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旅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衆皆愕然曰：「昨風雨如此，豈如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其爲神光矣。榮後爲會稽府督護，謝敷聞其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船者，有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具見其事。後爲傅亮言之，與榮所說同。珠林六十五

晉興寧中，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游刃衆典，尤善法華。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已上六句依珠林十七引補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羸篤，遂不

復自治。唯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列出腸胃。湔洗肺臟。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衆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亡。自竺長舒至義六事。竝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二句廣記引作宋尚書令傅亮撰其事述亮自云。其先君與義游處。義每說其事。輒慷慨增肅焉。珠林九十五又十七廣記一百十案傅亮所撰六事竺長舒已見前卷餘不可攷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豬。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狹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珠林五十二

晉唐遵。字係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荅：『違離姑姊。竝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旣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卽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人棺中。又搖

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檀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向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得復生。今爲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儻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覩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爲孝敬。受法持戒，慎不可犯。一去人身，人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竝遭塗炭，長受楚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爲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殮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竝奉大法。初遵姑孀南郡徐漢，長姊孀江夏樂瑜子，小姊孀吳興嚴晚。途路縣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竝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殮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爲製服。珠林九十七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將軍轄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竝成煨盡，而此經止

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歟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至元嘉八年，河東蒲坂城中大災火。火自隔河飛至，不可救滅。處成民居，無不蕩盡。唯精舍塔寺，竝得不焚。里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屋雖焚毀，而於煨盡之中，時得全經，紙素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珠林十八

晉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案晉紀元無建安，疑當作建元也。爲凝陰令。時北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

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麾。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欲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己。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卽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叫小兒起，僂。小兒既起，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卽以白德慎。德慎召見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慎欲驗其事，卽遣吏齋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開，亡失道遠，變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寫之。」珠林十八

晉瑯琊王凝之，妻晉左將軍夫人謝氏奕之女也。嘗頻亡，二男悼惜過甚，哭泣累年，若

居至艱。後忽見二兒俱還，皆著鎖械，慰勉其母，宜自寬割。兒竝有罪，若垂哀憐，可爲作福。於是哀痛稍止，而勤功德。珠林三十三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雋發，爲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辨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殺之，與諸蛸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鷄卵投地，破之，見有鷄雛，出殼而行。遁卽惟悟，悔其本言。俄而師及鷄雛，竝滅不見。珠林七十二

晉廬山七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巒。其崖窮絕，莫有昇者。晉太元中，豫章太守范寧，將起學館，遣人伐材其山。見人著沙門服，凌虛直上。旣至，則迴身踞其峯良久，乃興雲氣，俱滅。時有採藥數人，皆共瞻視。能文之士，咸爲之興。沙門釋曇諦廬山賦曰：「應眞凌雲以踞峯，眇翳景而入冥者也。」珠林十九

晉沙門釋僧朗者，戒行明嚴，華戎敬異。嘗與數人，俱受法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留寺衣物，似有竊者。」同旅卽返，果及盜焉。晉太元中，於奉高縣金輿山谷，起立塔寺，造製形像。符堅之末，降斥道人，惟敬朗一衆，不敢毀焉。于時道俗信奉，每有來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爲具，必如言果到。其谷舊多虎，常爲暴害。立寺之後，皆如家

畜鮮卑慕容德，以二縣祖課，充其朝中。至今號其谷爲朗公谷也。珠林十九

晉沙門釋法相，河東人也。常獨山居，精苦爲業。鳥獸集其左右，馴若家獸。太山祠大石函，以盛財寶。相時山行，宿于其廟。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終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開。於是取其財寶，以施貧民。後渡江南，住越城寺，忽敖游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鎮北將軍司馬恬惡其不節，招而酖之。頻傾三鍾，神氣清怡，恬然自若。年八十九，元興末卒。珠林十九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晉太元中，符堅旣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走歸晉。爲鎮戍所拘，謂爲游寇，殺其男丁，虜其子女。崇與同等五人，手腳共械，銜身掘坑，埋築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爲娛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步，遂得免脫。崇旣腳痛，同尋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禮拜已，石卽破焉。崇遂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冤氏。帝乃悉加宥已。爲人所略賣者，皆爲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法苑珠林六十五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信奉法。父苗，符堅時爲中山太守，爲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攜母南歸。登陟峭峻，飢疲絕糧。無復餘計，惟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飢，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爲淺，可得揭蹠。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過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帝。後自五兵尙書，爲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灑掃，敷陳香華，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觀，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歡敬。沙門迴相瞻眄，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而竦身飛空而去。親表賓僚，見者甚衆。咸悉欣躍，倍增信悟。珠林六十五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尙暖，家不殮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

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問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教也。」將遣惠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掣狗。嚼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羣鳥。其喙如鋒。飛來甚速。鳩然血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秦屑荷。大抵麤同。不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既徧。乃遣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還。達阜英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惠後爲廷尉。預西

堂聽訟，未及就列，欬然煩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卽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

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珠林五十五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薩荷，西河離石人也。未出家時，長於軍旅；不聞佛法，尙氣武，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尙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行。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人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媼乘車，與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宇華整。有媼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內牀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取餘書比之。俄見兩沙門，謂荷，『汝識我不？』荷荅：『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遙見一城，頽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髮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有冰如席，飛散著人。著頭，頭斷；著腳，腳斷。二沙門云：『此寒冰獄也。』荷便識宿命，知兩沙門往維衛佛時，竝其師也。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有佛，竟不

得見從。再得人身。一生光中。今生管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裏。謂荷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獄異域。不相雜廁。人數如沙。不可稱計。楚毒科法。略與經說相符。自荷履踐地獄。示有光景。俄而忽見金色。暉明皎然。見人長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竝曰：觀世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質相類。竝行而東。荷作禮畢。菩薩具爲說法。可千餘言。末云：『凡爲亡人設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媾親戚。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亡者受苦。卽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受臘。此時設供。彌爲勝也。若制器物。以充供養。器器標題。言爲某人親奉上三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身爲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衆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者。罪卽消滅。如其弱顏羞慚。恥於大衆。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所遺漏。非故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不能悔。無慚愧心。此名執過不反。命終之後。尅墜地獄。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若染若碧。率誠供助。獲福甚多。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耘除。踏之而行。禮拜功德。功隨卽盡矣。』又曰：『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密經。功德最勝。首楞嚴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讀誦經處。其

地皆爲金剛，但肉眼衆生，不能見耳。能勤諷持，不墜地獄。般若定本，及如來鉢，後當東至漢地。能立一善，於此經鉢，受報生天，倍得功德。」所說甚廣，略要載之。荷臨辭去，謂曰：「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喜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待濟活，可作沙門。洛陽臨淄，建業，鄧陰，成都五處，竝有阿育王塔。又吳中兩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願得真相。能往禮拜者，不墮地獄。」語已東行。荷作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道上行者，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有沙門坐之。左右僧衆，列倚甚多。有人執筆，北面而立，謂荷曰：「在襄陽時，何故殺鹿？」跪荅曰：「他人射鹿，我加創耳。又不噉肉，何緣受報？」時卽見襄陽殺鹿之地，草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乘黑馬，竝皆能言。悉證荷殺鹿年月時日。荷懼然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鑊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忽然不覺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殺雁。」言已，又投鑊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罪，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蘇活。奉法精勤，遂卽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尙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

晉沙門竺法純，山陰顯義寺主也。晉元興中，起寺行牆，至蘭上買材。路經湖道。材主是婦人，而應其至材所，準許價直。遂與同舩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風，波浪如山。純舩小水入，命在瞬息。念值行無福，忽遇斯災。又與婦人俱行，其以罔懼。乃一心誦觀世音經。俄有大舟，泛流趣純。適時既入夜，行旅已絕。純自惟念，不應有此流舩，疑是神力。既而其渡乘之。而此小舩，應時即沒。大舟隨波鼓蕩，俄得達其岸耳。珠林十七

晉沙門釋開達，隆安二年，登釁採甘草，爲羌所執。時年大飢，羌胡相噉，乃至達柵中，將食之。先在柵者，有十餘人；羌日夕烹俎，唯達尙存。自達被執，便潛誦觀世音經，不懈乎心。及明日當見噉，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遙逼羣羌。奮怒號吼。羌各駭怖迸走。虎乃前齧柵木，得成小閤，可容人過。已而徐去。達初見虎齧柵，必謂見害。既柵穿而不入，心疑其異。將是觀音力。計度諸羌，未應便反，即穿柵逃走；夜行晝伏，遂得免脫。珠林十七

晉潘道秀，吳郡人。年二十餘，爲軍糾主北爲征固。案此句有譌，廣記引作晉隨軍北征。既而軍小失利，秀竄逸被掠。經數處作奴。俘虜異域，欲歸無因。少信佛法，恆志心念觀世音。每夢寐，輒見像。廣記引有後既南奔，迷不知道；於窮山中，忽覩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禮。禮竟，豁然不覺失之。二句廣記

引作怡然，乃得還路，遂歸本土。後精進彌篤，年垂六十而亡。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晉欒苟，廣記引，不知何許人也，少奉法，嘗作福富平令，先從征虜，值小失利，艤舫遭

火垂盡，賊亦交逼。正在中江，風浪駭日，苟恐怖分盡，猶誦念觀世音。俄見江中有一人挺然

孤立，腰與水齊，苟心知祈念有感，火賊已切。廣記引，便投水就之。身既浮涌，腳以履地，尋而

大軍遣艤迎接敗者，遂得免濟。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晉沙門釋法智，為白衣時，常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

誦觀世音；俄然火過，一澤之草，無有遺莖者，唯智所處容身不燒。於是始乃敬奉大法。後為

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裏；乃隱溝邊荆棘叢中，得蔽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

隔溝人遙喚後軍，指令煞之，而軍過搜覓，輒無見者，遂得免濟。後遂出家。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晉南宮子敖，始平人也，戊新平城，為佛佛虜兒，長樂公所破，合城數千人皆被誅害。子

敖雖分必死，而猶至心念觀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羣力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或疲懈四

支不隨。爾時長樂公親自臨刑，驚問之，子敖聊爾荅云：『能作馬鞍。』乃令原釋。子敖亦不

知所作此言。時後遂得遁逸，造小形像。廣記引作乃造，貯以香函，行則頂戴也。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晉劉度，平原遼城人也。鄉里有一千餘家，竝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嘗有逋逃，未大怒，欲盡滅一城。衆竝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未見物從空中下，繞其所住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使人讀之，廣記引未大歡喜，用省刑戮。於是此城卽得免害。珠林十一廣記一百十

晉郭宣之，太原人也。義熙四年，爲楊思平梁州府司馬。楊以輒害范元之等被法，宣亦同執在獄，唯一心歸向觀世音菩薩。後夕將眠之際，忽親觀菩薩光明照獄，宣瞻覲禮拜，祈請誓願，久之乃沒。俄而宣之獨被恩赦。既釋，依所見形，製造圖像，又立精舍焉。後歷零陵、衡陽、卒官。珠林十七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宋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卒，病卒，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腳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願？」答云：「整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五臟與肉，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時時餌

茱萸酒，因爲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茱萸氣。協曰：「爲惡之耶？」荅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爲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恆日。有頃，協兒邃之來，紹聞履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爲正員郎，果三年而卒。珠林九十四廣記三百二十四

晉沙門釋法安者，廬山之僧，遠法師弟子也。義熙末，陽新縣虎暴甚盛，縣有大社樹，下有築神廟，左右民居以百數。遭虎死者夕必一兩，法安嘗游其縣，募投此邨，民以懼虎，早閉門閭，且不識法安，不肯受之。法安遙之樹下，坐禪通夜，向曉，有虎負人而至，投樹之北，見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據地不動，有頃而去。至旦，邨人追死者至樹下，見安大驚，謂其神人，故虎不害。自茲以後，而虎患遂息。衆益敬異，一縣士庶，略皆奉法。後欲畫像山壁，不能得空青，欲用銅青，而又無銅。夜夢人逕其牀前，云：「此中有兩銅鐘，便可取之。」安明卽掘得，遂以成像。後遠法師鑄像，安送一勸助，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觀之，遂留不改。

法苑珠林十九

漢案當作晉珠林誤題

沙門竺曇蓋秦郡人也，真確有苦行，持鉢振錫，取給四輩。居于蔣山，常行

般舟，尤善神呪，多有應驗。司馬元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毅聞其精苦，招來姑孰，深相愛遇。

義興

案當作義熙

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焦枯，祈祭山川，累旬無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

齋畢，躬乘露桁，浮泛川溪，文武士庶，傾州悉行。蓋於中流，焚香禮拜，至誠慷慨，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纒及釋軸，洪雨滂注，畦湖畢滿，其年以登。劉敬

叔時爲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

珠林六十三

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喪數歲女。

四字廣記引作有一女數歲而亡

女始病時，弄小刀子，

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母曰：

「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先刀子猶

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錄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處，令女自擇。」女

見大喜，卽取先者曰：「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先身。

珠林二十六廣記三百八十七引至卽取先者

趙石長和者，趙國高邑人也，年十九時，病一月餘日亡。家貧，未能及時得殯斂，經四日

而蘇。說初死時，東南行，見二人治道，在和前五十步，和行有遲疾，二人治道亦隨緩速，常五

十步。而道之兩邊，棘刺森然，皆如鷹爪，見人甚衆，羣走棘中，身體傷裂，地皆流血。見和獨行

平道，俱歎息曰：「佛子獨行大道中。」前至，見瓦屋采樓，可數千間，有屋甚高，上有一人，形面壯大，著皂袍四縫，臨牕而坐。和拜之，廣記引開上人曰：「石君來耶？一別二千餘年。」長和爾時意中便若憶此別時也。和相識有馬牧孟丞夫妻，先死已積年歲。開上人曰：「君識孟丞不？」長和曰：「識。」開上人曰：「孟丞生時不能精進，今恆爲我司掃除之役；孟丞妻精進，居處甚樂。」舉手指西南一房曰：「孟妻在此也。」孟妻開牕見和，厚相慰問，遍訪其家中大小安不消息。曰：「石君還時，可更見過，當因附書也。」俄見孟丞執帚提箕，自關西來，亦問家消息。開上人曰：「聞魚龍超精進爲信，爾何所修行？」長和曰：「不食魚肉，酒不經口，恆轉尊經，救諸疾痛。」開上人曰：「所傳不妄也。」語久之間，開上人問都錄主者：「審案石君名錄，勿謬濫也。」主者案錄云：「餘三十年命在。」開上人曰：「君欲歸不？」和對曰：「願歸。」乃敕主者，以車騎兩吏送之。長和拜辭，上車而歸。前所行道，更有傳館吏民飲食儲跣之具。倏忽至家，惡其屍臭，不欲附之，於屍頭立；見其家亡妹於後推之，踣屍面上，因得蘇活。道人支法山時未出家，聞和所說，遂定入道之志。法山者，咸和時人也。珠林七廣記三

趙沙門單，或作善，字道開，不知何許人也。別傳高僧傳在佛云，燉煌人，本姓孟，少出家，

欲窮棲巖谷，故先斷穀食。初進麪，三年後服練松脂，三十年後唯時吞小石子，石子下，輒復

斷酒脯雜果。體畏風寒，唯噉椒薑，氣力微弱，而膚色潤澤，行步如飛。山神數試，未曾傾動。仙

人恆來，意亦不耐，每齧蒜以卻之。端坐靜念，晝夜不眠。久住抱罕，石虎建武二年，自西平迎

來，至鄴下，不乘舟車，日行七百餘里。過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三四，行亦及開。既至，居

於昭德佛圖，服縷麤弊，背胫恆袒。於屋內作棚閣，高八九尺，上織菅爲帳，禪於其中。絕穀七

載，常御雜藥，藥有松脂伏苓之氣。善能治目疾，常周行墟野，救療百姓，王公遠近，贈遺累積，

皆受而施散，一毫無餘。石虎之末，逆知其亂，乃與弟子南之許昌。昇平三年，來至建業，復適

番禺，住羅浮山，蔭臥林薄，邈然自怡。以其年七月卒，遺言露屍林裏，弟子從之。陳郡袁彥伯，

興寧元年，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登游此岳，致敬其骸，燒香作禮。珠林二十七

秦徐義者，高陸人也，少奉法，爲苻堅尙書。堅末，兵革蜂起，賊獲義，將加戮害，乃埋其兩

足，編髮於樹。夜中專念觀世音，有頃得眠，夢人謂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

見守防之士，竝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髮旣解，足亦得脫，因而遁去。百餘步，隱小叢草，便聞

追者交馳，火炬星陳，互繞此叢，而竟無見者。天明，賊散，歸投鄴寺，遂得免之。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秦畢覽，東平人也，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追騎將及，覽至心誦念觀

世音，既得免脫，因入深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歸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遂得

還路，安隱至家。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並以三十二壁一

餅金為信。』宋祖聞之，命僧惠義往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及覺，分明憶

所在，掘而得之。廣記二百七十六

宋仇那跋摩者，此言功德，高僧傳云此言功德，案跋摩是健記說也。種鬪寶王子也，幼而出家，號三藏法

師。宋初，來游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高，莫與為比。高僧傳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

師，居於祇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嘗赴請於鍾山定林寺，時諸

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下，驗求真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頓，而跋摩席華，鮮榮若初，於是京師

欽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痾患，但結跏趺坐，斂衽叉手，乃經信宿，容

色不變。于時或謂深禪，既而得遺書于筵下，云獲沙門二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普聞馨烟。

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而，遶屍而去，同集成觀云。跋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法苑珠林

四十

☆

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影廟宇，充滿其宅；父獨敬信釋法，旦夕齋戒。後伯父亡，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卽伯舍，而理行精求，淫饗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爲歌神之曲，迷悶昏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遂當虧奪者，必先自樹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竝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斂；至七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閒，如有風來，應衣動袞，於是而蘇，有聲，家人初懼屍，竝走避之，旣而稍能轉動，未求飲漿，家人喜之，問從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末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卽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侍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旣入，稱有教付刺紆獄吏兩人，一云：『與大獄。』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

三尺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見有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宥錄治，以先植小福，故暫得游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然，可隨我共游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徧至諸地，備觀衆苦，略與經文相符。游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茫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閣，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既至階下，一人服冠冕，立于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士女弟子，因而紆之，遂棄本妻，妻常冤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師資義著在三，而紆之，是父子相淫，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重，嬰兒於竈上匍匐行走，糞汙爨器中，此婦寤，已卽請謝神，祇盥洗精熟，而其舅乃罵詈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污穢，司令聞知此，錄送之。府君曰：『眠重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舅罵詈言無道，誣謫幽靈，可錄之。』

來。』須臾而到，赤索捉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爲伯所訴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讐誑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加罪，伯今復誦訴無辜？』教催錄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居出至閣，局司云：『君可拔卻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而欲向游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還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還爲吾致意，深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人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尊使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成邏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徒讒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卽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瞭然如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中號慟哭泣，所送之人，勸還就身，安居云：『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踏於屍腳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舅卽以某日而亡，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受五戒師字僧昊，襄陽人也，末居長沙，本與安居同里，聞其口說，安居之終，亦親視，果九十三焉。』

珠林六
十二

宋沙門僧規者，武營寺僧也。時京兆張瑜於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開曉曉有聲，須臾見有五
 人，炳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咀僧規因頓臥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
 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填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
 仗，問五人：『有幾人來？』荅曰：『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
 築壘爲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篋，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
 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竝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
 規惶怖未荅，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縣鐵
 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種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
 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
 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
 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板，來曰：『筭簿
 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去，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

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游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珠林八十三

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爰佈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爲說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珠林八十三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爲設七日會。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詳視，乃慧熾也，容貌衣服，不異生時。

謂賢：「君且食肉，美不？」賢曰：「美。」熾曰：「我坐食肉，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曰：「未及得蒼，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齧熾而復止。賢駭怖悶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珠林九十四

晉王練，字玄明，瑯琊人也。宋侍中。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梵沙門，每瞻珉風

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

師才行，正可爲弟子子耳！」頃之，沙門病亡，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

國之奇珍銀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其名，卽而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梵，過於漢人。

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遂爲大名云云。珠林二十六 廣記三百八十七 辯正論八 陳子良注引冥祥記云：瑯

琊王珉，其妻無子，常祈觀音乞兒。珉後行路逢一胡僧，其意極其悅之。其胡僧曰：「我死當爲君子，少時道人果亡三月間，珉妻有妊，及生能語，卽解西域十六國音，大聰明，有器度，卽晉

尚書王淵明身也，故小名阿練。前生時事有驗。

宋珠林引作晉孫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過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

門謂德：「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德遂能不事道，單心投誠，歸觀世

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卽有孕，遂以產男也。法苑珠林十七太 廣記一百十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二六。』父母兄弟甚爲憂懼，僧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篤，家齋祈彌勵，亦淫祀求禱，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盛，魔魘所不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爲君試效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見，見諸善神方爲此郎祈禱，蒙益兩筭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筭十二年矣。珠林六十二

宋魏世子者，梁郡人也，奉法精進，兒子遵修，唯婦迷閉，不信釋教。元嘉初，女年十四病死，七日而甦。云可安施高座，并無量壽經。世子卽爲具設經座，女先雖齋戒禮拜，而未嘗看經，廣記引今字卽升座轉讀，聲句清利，下啓父言：『兒死便往無量壽國，見父兄及己三人，池中已有芙蓉大華，後當化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苦，乃心故歸啓報。』語絕，復絕，母於是乃敬信法教。信字教字據廣記引補珠林十五太平廣記一百十四

宋張興者，新興人也，頗信佛法，嘗從沙門僧融曇翼時受八戒。興常爲劫所引，夫得走逃，妻坐繫獄，掠笞積日。時縣失火，出囚路側，會融翼同行，經過囚邊，妻驚呼：『因梨何以賜

救融曰：『貧道力弱，無救如何？唯宜勤念觀世音，庶獲免耳。』妻便晝夜祈念，經十許日，於夜夢一沙門，以腳踏之。廣記引作：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即驚起，鈿鎖桎梏，忽然俱解。便走趣戶，

戶時猶閉，警防殊嚴；既無由出，慮有覺者，乃復著械。廣記引作：乃卻自械。尋復得眠，又夢向沙門曰：『戶

已開矣！』妻覺而馳出，守備者竝已昏睡，妻安步而去。時夜甚闇，行可數里，卒值一人；妻懼

躡地，已而相訊，乃其夫也。相扶悲喜，夜投僧翼，翼藏匿之，遂得免。時元嘉初也。珠林十七廣記一百十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五十二人往尋

佛國，備經荒險，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羣，竭齋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

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嗚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

散，遂得免。法苑珠林七十五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資都盡；邨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

取。久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

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爲腰帶。不盈百日，復

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世時在元嘉年初爾。珠林七十九廣記一百十六

宋沙門釋道問，扶風好時人也，本姓馬氏，學業淳粹，弱齡有聲。元嘉二年九月，在洛陽爲人作普賢齋，道俗四十許人，已經七日，正就中食，忽有一人，袴褶乘馬，入至堂前，下馬禮佛；問謂常人，不加禮異，此人登馬揮鞭，忽失所在，便見赤光，赫然竟天，良久而滅。後三年十二月，在白衣家復作普賢齋，將竟之日，有二沙門，容服如凡，直來禮佛；泉中謂是庸僧，不甚尊仰，聊問何居？答曰：『住在前邨。』時衆白衣有張道，覺其有異，至心禮拜，沙門出門，行可數十步，忽有飛塵，直上衝天，追目此僧，不復知所。問以七年與同學來游京師，時司空何尚之始構南澗精舍，問寓居焉。夜中忽見四人乘一新車，從四人，傳教來在屋內，呼與共載，道問驚其夜至，疑而未言，因眼閉，不覺昇車。俄而至郡後沈橋，見一貴人，著帙被箋布單衣，坐牀，纛繖形似華蓋，函簿從衛可數百人，悉服黃衣，見問驚曰：『行般舟道人，精心遠詣，言欲知其處耳！何故將來？』卽遣人引送問還。至精舍門外，失所送人，門閉如故，扣喚久之，寺內諸僧咸驚相報告，開門內之，視所住房戶，猶故關之。珠林十七

宋李旦，字世則，廣陵人也，以孝謹質素著稱鄉里。元嘉三年正月十四日，暴病，心下不冷，七日而甦，舍以飲粥，宿昔復常。云有一人，持信旛來至床頭，稱府君教喚，旦便隨去。直北

向行，道甚平淨。既至，城闕高麗，似今宮闕，遣傳教慰勞，問呼：「且可前。」至大廳事上，見有三十人，單衣青幘，列坐森然，一人東坐，披袍隱几，左右侍衛，可有百餘，視且而語，坐人云：「當示以諸獄，令世知也。」且聞言已，舉頭四視，都失向處，乃是地獄中。見羣罪人，受諸苦報，呻吟號呼，不可忍視。尋有傳教稱：「府君信君，可還去，當吏相迎。」因此而還。至六年正月復死，七日又活，述所見事，較略如先。或有罪囚寄語報家，道生時犯罪，使爲作福，稱說姓字，親識鄉伍，且依言尋求皆得之。又云：「甲申年當行疾癘，殺諸惡人，佛家弟子，作八關齋，心修善行，可得免也。」且本作道家祭酒，卽欲棄籙本法道民諫制，故遂兩事，而常勸化，作

八關齋。

法苑珠林六

宋尙書僕射榮陽鄭鮮之，元嘉四年，從大駕巡京至都，夕暴亡，乃靈語著人曰：「吾壽命久盡，早應過世，賴比歲來敬信佛法，放生布施，以此功德，延馳數年耳。夫幽顯報應，有若影響，宜放落俗務，崇心大教。」于時勝貴多皆聞云。珠林六

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開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爲相，因共竊取，出郵質食。其一人羸病，等

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珠林九廣記一百十六

宋案當作晉順陽郭詮，字仲衡，晉益州刺史，義熙初，以黨附桓玄被誅。二句依廣記引補亡後

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塔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曰：「僕有謫事，可見爲作四十僧會，當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魍魎，不以在意。復夕，詮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告汝塔，令爲設會；何以至今四字廣記引有不能見於耶？」女晨起，見詮從戶過，怒言：「竟不能相救？今便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倏然復沒。凝之卽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詮信與凝之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

珠林九十一廣記三百二十一

宋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法。元嘉九年，丁母難，弟喪，月望，旦忽見其弟身形於靈座上，不異平日，迴遑歎嗟，諷求飲食。文乃試與言曰：「汝平生時修行十善，若如經言，應得生天，若在人道，何故乃生此鬼中耶？」沈吟俯仰，默然無對。文卽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且靈床之鬼，是魘魅耳，非其身也；恐兄疑怪，故詣以白兄。」文宣明旦請僧轉

首楞嚴經，令人撲繫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戶外，形稍醜惡，舉家駭懼，叱置遣之，鬼云：『餓乞食耳！』積日乃去。頃之，母靈床頭有一鬼，膚體赤色，身甚長壯，文宣長息孝祖與言，往反荅對周悉，初雖恐懼，未稍安習之，鬼亦轉相附狎，居處出入，殆同家人。於時京師傳相報告，往來觀者門巷疊跡，時南林寺有僧與靈味寺僧含沙門與鬼言論，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嘗爲尊貴，以犯衆惡，受報未竟，果此鬼身。去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癘，所應鍾災者，不忤道人耳；而犯橫極衆，多濫福善，故使我來監察之也。』僧以食與之，鬼曰：『我自有糧，不得進此食也。』含曰：『鬼多知我生何來，何因作道人？』荅曰：『人中來出家，因緣本誓願也。』問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荅對，具有靈驗；條次繁多，故不曲載。含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爲久留？』鬼曰：『此間有一女子，應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難可得，比日稽留，用此故也。藉亂主人，有愧不少。』自此已後，不甚見形，後往視者，但聞語耳。時元嘉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語文宣云：『暫來寄住，而汝傾家營福，見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聽汝寄住，何故據人先亡靈筵耶？』荅曰：『汝家亡者，各有所屬；此座空設，故權寄耳。』於是辭去。

宋沙門

二字廣記
引作何

曇遠，廬江人也。父萬壽，御史中丞。遠奉法精至，持菩薩戒，年十八，元

嘉九年，丁父艱，哀毀致招疾，殆將滅性，號踊之外，便歸心淨土，庶祈感應。遠時請僧，常有數人，師僧含亦在焉。遠常向含悔懺宿業，恐有煩緣，終無感徹。僧含每獎厲，勸以莫怠。至十年二月十六日夜，轉經竟，衆僧已眠，四更中，忽自唱言歌誦，僧含驚而問之，遠曰：「見佛身黃金色，形狀大小，如今行像，金光周身，浮焰丈餘，旛華翼從，充物虛空，瓊妙麗極，事絕言稱。」遠時住西廂中，云佛自西來，轉身西向，當宇而立，呼其速去。曇遠常日羸喘，示有氣息，此夕壯厲，悅樂動容，便起淨手，含布香手中，并取園華，遙以散佛。母謂遠曰：「汝今若去，不念吾耶？」遠無所言，俄而頓臥。家既宿信，聞此靈異，既皆欣肅，不甚悲懼。遠至五更，忽然而終，中宅芬馨，數日乃歇。珠林十五廣
記一百十四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爲魏郡梁羣

甫妻；生一男，年大七歲，家甚貧，無以爲衣。通爲尼時，有數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擣之，以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忽驚悸，竟體剝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虫，日去升餘，燥痛煩毒，晝夜號叫。常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珠林十八廣
記一百十六

宋俞氏二女東官會城人也是時祖姊妹元嘉九年一作元引作姊年十歲妹年九歲里越

愚蒙未知經法忽以二月八日竝失所在三日而歸羸說見佛九月十五日又失一句還作

外國語誦經及梵書見西域沙門便相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忽復失之田間作人云見其

從風徑飄上天父母號懼祀神求福一引作父母哀哭求禱神鬼既而經月乃返剃頭爲尼被服法衣持

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尼曰『汝宿世因緣應爲我弟子』舉手摩頭髮因墮落與其法

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綵臨遣還曰『可作精舍當與汝經法也』女既歸家即毀除鬼座繕

立精廬夜齊誦經夕中每有五色光明流泛峯嶺若燈燭二女自此後容止華雅音制詮正

上京風調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等三字一引作就里並迎供養聞其談說甚敬異焉於是溪里

皆知奉法珠林五又二十二

宋玉球字叔達太原人也爲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繫在刑獄著一重鎖釘

鏢堅固球先精進既在囹圄用心尤至獄中百餘人竝多飢餓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齋

至心念觀世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云『光明安行品并諸菩薩名』

球得而披讀忘第一菩薩名第二觀世音第三大勢至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輪也』

既覺，鎖皆斷脫。球心知神力彌增，專到，因自釘治其鎖，經三日而被原宥。珠林二
十三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路城邨，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時設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竝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亡。鄰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爲章符，誑化邨里，語齡曰：『君家衰禍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性者，將來滅門。』齡遂揭延祭酒，罷不奉法。叵云：『宜焚去經像，災乃當除耳。』遂閉精舍戶，放火焚燒，炎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旛幃，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又放火赫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畏靈驗，密委去者。叵等師徒，猶盛意不止，被髮僂步，執持刀索，云斥佛還胡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於其夕，如有人毆打之者，頓仆於地，家人扶起，示餘氣息，遂委攀躄不能行動。道士魏叵，其時體內發疽，日出二升，不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竝皆著癩。其鄰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時亦多有見者。珠林六
十二

宋馬虔伯，巴西閬中人也，少信佛法，嘗作宣漢縣宰。以元嘉十二年七月夜，於縣得夢：見天際有三人，長二丈餘，姿容嚴麗，臨雲下觀，諸天妓樂盈切，空中告曰：『汝厄在荆楚，戊寅之年，八月四日，若處山澤，其禍剋消，人中齋戒亦可獲免，若過此期，當悟道也。』時俯見

相識楊暹等八人，竝著鎖械，又見道士胡遼，半身土中。天中天際，神人皆記八人命盡年月。唯語遼曰：『若能修立功德，猶可延長也。』暹等皆如期終亡。遼益懼奉法，山居勤勵，彌至。虔伯後爲梁州西曹掾，廣記引州將蕭思話也，蕭轉南蠻，復命爲行參軍，虔伯耳荆楚之言，心甚懼然，求蕭解職，將適衡山，蕭苦不許。十五年，卽戊寅歲也。六月末，得病，至八月四日，危篤守命。其日黃昏後，忽朗然徹視，遙見西面有三人，形長可二丈，前一人衣帔垂鬢，頂光圓明，後二人委質金曜，儀相端備，列於空中，去地數仞。虔伯委悉詳視，猶是前所夢者也。頃之不見，餘芳移時方歇，同居小大，皆聞香氣，因而流汗，病卽小瘥。虔伯所居宇卑陋，于時自覺處在殿堂，廊壁環曜，皆是珍寶。於是所患悉以平復。珠林三十二廣記一百十三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慶船未及得泊，飄颻中江，風疾浪涌，靜待淪覆。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逕到上岸，一舫全濟。珠林六十五

宋葛濟之，句容人，稚川後也。妻同郡紀氏，體貌閑雅，甚有婦德。濟之世事仙學，紀氏亦

同，而心樂佛法，常存誠不替。元嘉十三年，方在機織，忽覺雲日開朗，空中清明，因投釋篋，仰望四表，見西方有如來真形，及寶蓋幡幢，蔽映天漢。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卽此者耶？』便頭面作禮。濟之敬其如此，仍起就之，紀授濟手，指示佛所，濟亦登見半身及諸幡蓋，俄而隱沒。於是雲日鮮彩，五色燭耀，鄉比親族，頗亦覩見。兩三食頃，方稍除歇。自是邨閭多

歸法者。

珠林十五廣
記一百十四

宋尼慧木者，姓傅氏。十一出家，受持小戒，居梁郡築弋邨寺，始讀大品，日誦兩卷。師慧超，嘗建經堂，木往禮拜，輒見屋內東北隅有一沙門，金色黑衣，足不履地。木又於夜中臥而誦習，夢到西方，見一浴池，有芙蓉華，諸化生人，列坐其中；有一大華，獨空無人，木欲登華，攀牽用力，不覺誦經音響高大，木母謂其驚起，喚之。木母篤老，口無復齒，木恆囁哺飭母，爲以過中，不得淨漱，故年將立，不受大戒。母終亡後，木自除草開壇，請師受戒。忽於壇所見天地晃然，悉黃金色，仰望西南，見一天人，著纓衣，衣色赤黃，去木或近或遠，尋沒不見。凡見靈異，祕不語人。木兄出家，聞而欲知，乃誑誘之曰：『汝爲道積年，竟無所招，比可養髮，當訪出門。』木聞甚懼，謂當實然，乃粗言所見。唯靜稱尼聞其道德，稱往爲狎，方便請問，乃爲具說。

木後與同等共禮無量壽佛，因伏地不起，咸謂得眠，蹴而問之，木竟不答，靜稱復獨苦求問，木云：「當伏地之時，夢往安養國見佛，爲說小品，已得四卷，因被蹴卽覺，甚追恨之。」木元

嘉十四年時已六十九。

珠林十五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號爲神理，精修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游憩廬山，同侶有曇溫慧光等，皆厲操貞潔，俱尙幽棲。乃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爲結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宐損。藥王之躒，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赴觀，車騎填接。瑜率衆行道，誦授典戒。爾日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期誠無感，使宐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味也。」言已，頃之，雲景明霽。及焚爛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別表烟外，移昇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茂，巨細如一，貫棖直竦，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爲平南長史，親視其事，具爲傳讚云。

珠林六十三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使與稚宗行至遠邨，郡

吏盡芻邊定隨焉。行達民家，恍忽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舉出門外，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鬻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鈎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此可啗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誡。』因爾便穌，數日能起。由是遂斷漁獵耳。

珠林六
十四

宋邢懷明，河間人，宋大將軍參軍，嘗隨南郡太守朱脩之北伐，俱見陷沒。於是伺候間隙，俱得遁歸，夜行晝伏，已經三日，猶懼追捕，乃遣人前覘虜候，卽數日不還。一夕，將雨陰闇，所遣人將曉忽至。至乃驚曰：『向遙見火光甚明，故來投之，那得至而反闔？』脩等怪愕。懷明先奉法，自征後，頭上恆載觀世音經，轉讀不廢。爾夕亦暗誦，咸疑是經神力。於是常共祈

心，遂以得免，居於京師。元嘉十七年，有沙門詣懷明云：『貧道見此巷中及君家，殊有血氣，宜移避之。』語畢便去。懷明追而目之，出門便沒，意甚惡之。經二句，鄰人張景秀傷父，及殺父妾，懷明以為血氣之徵，庶得無事。時與劉斌、劉景文比門連接，同在一巷；其年，竝以劉湛之黨，同被誅夷云。珠林二
十三

宋程德度，武昌人，父道惠，廣州刺史，度為衛軍臨川王行參軍。時在尋陽，屋有鷦窠，夜見屋裏忽然自明，有一小兒，從窠而出，長可尺餘，潔淨分明，至度牀前曰：『君卻後二年，當得長生之道。』儻然而滅。德度甚祕異之。元嘉十七年，隨王鎮廣陵，遇禪師釋道恭，因就學禪，甚有解分。到十九年春，其家武昌空齋，忽有殊香芬馥，達於衢路。闔境往觀，三日乃歇。珠林

二十

宋劉琛之，沛郡人也，曾在廣陵逢一沙門，謂琛之曰：『君有病氣，然當不死，可作一二百錢食，餽飴衆僧，則免斯患。』琛之素不信法，心起忿慢，沙門曰：『當加祇信，勿用為怒。』相去二十步，忽不復見。琛之經七日，便病時氣，危頓殆死；至九日方盡。如夢非夢，見有五層佛圖在其心上，有二十許僧遶塔作禮，因此而寤，即得大利，病乃稍愈。後在京師住，忽有沙

門，先不相識，直來入戶，曰：『君有法，緣何不精進？』琛之因說先所逢遇，荅曰：『此賓頭盧也。』語已，便去，不知所向。琛之以元嘉十七年夏，於廣陵遙見惠汪精舍前，旛蓋甚衆，而無形像；馳往觀之，比及到門，奄然都滅。珠林三
十六

宋伏萬壽，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廣陵爲衛府行參軍，假訖返舟，四更初過江。初濟之時，長波安流，中江而風起如箭，時又極暗，莫知所向。萬壽先奉法勤至，唯一心歸命觀世音，念無間息。俄爾與舩中數人同覩北岸有光，狀如邨火，相與喜曰：『此必是歐陽火也。』迺舩趣之，未旦而至。問彼人，皆云：昨夜無然火者。方悟神力，至設齋會。珠林二
十七

宋顧滿，吳郡人也，奉法甚謹，爲衛府行參軍。元嘉十九年，亦自都還廣陵，發石頭城，使逆湖，朔風至橫決，風勢未弭，而舟人務進，既至中江，波浪方壯，邁單舩孤征，髮危無計，誦觀世音經，得十許徧，風勢漸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屢聞奇香芬馥不歇，邁心獨嘉，故歸誦不輟，遂以安濟。珠林二
十七

秦沙門釋道問，鄉里氏族，已載前記。秦姚弘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問最先濟，後輩墜木而

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闕。問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熒火，儵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問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箋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問道問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問公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爾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覩所置釋迦文行像而已。珠林六十五

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玉，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曾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蓋良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諮所見，耶舍者以輝禪既有分，欲勸化令出家。時輝將嫁，已有定日，法育未展，聞說，其家潛迎還寺，家既知，將逼嫁之；輝遂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棄除穢形，願十方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

與相見，并召綱佐及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歎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
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致廣陵。珠林二

時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爲衛軍府佐，疾病經時，髮必不濟，恆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褰物及剃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即愈。』習既驚覺，果得刀藥焉，登即服藥，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珠林二

宋沙門釋慧全，涼州禪師也，開訓教授，門徒五百。有一弟子，性頗麤暴，全常不齒。後忽自云：得三道果，全以其無行，永不信許。全後有疾，此弟子夜來問訊時，戶猶閉如故，全頗驚異，欲復驗之。乃語明夕更來。因密塞牕戶，加以重關。弟子中宵而至，逕到牀前，謂全曰：『閣黎可見信來。』因曰：『閣黎過世，當生婆羅門家。』全曰：『我坐禪積業，豈方生彼？』弟子云：『閣黎信道不篤，兼外學未絕，雖有福業，不能超詣；若作一勝會，得飯一聖人，可成道果耳。』全於是設會。弟子又曰：『可以僧伽黎布施，若有須者，勿擇長幼。』及會訖，施衣，有一沙彌，就全求衣，全謂是其弟子，全云：『吾欲擬奉聖僧，那得與汝？』迴憶前言，不得擇人，便以歡施。他日見此沙彌，問云：『先與汝衣著不大耶？』沙彌曰：『非徒不得衣，亦有緣事，愧』

不預會。』全方悟先沙彌者，聖所化也。弟子久乃過世，過世之時，無復餘異，唯塚四邊，時有白光。全元嘉二十年猶存，居在酒泉。珠林十九

宋王胡者，長安人也。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見形還家，責胡以修謹有闕，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傷人及鄰里，竝聞其語及杖聲，又見杖痕迹，而不覩其形。唯胡猶得親接。叔謂胡曰：『吾不應死神道，須吾筭諸鬼錄，今大從吏兵，恐驚損墟里，故不將進耳。』胡亦大見衆鬼紛鬧若郵外。俄然叔辭去，曰：『吾來年七月七日，當復暫還，欲將汝行，游歷幽途，使知罪福之報也。不須費設，若意不已，止可茶來耳。』至期果還，語胡家人云：『吾今將胡游觀，畢當使還，不足憂也。』胡卽頓臥床上，泯然如盡。叔於是將胡徧觀羣山，備觀鬼怪，未至嵩高山。諸鬼遇胡，竝有饌設，餘族味不異世中，唯薑甚脆美。胡欲懷將還，左右人笑胡云：『止可此食，不得將還也。』胡末見一處，屋宇華曠，帳筵精整，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爲設雜果榴榔等。胡游歷久之，備見罪福苦樂之報，乃辭歸。叔謂胡曰：『汝旣已知善之可修，何宜在家？白足阿練，戒行精高，可師事也。』長安道人足白，故時人謂爲白足阿練也，甚爲魏虜所敬，虜主主事爲師。胡旣奉此諫，於是寺中，遂見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學衆中，胡大驚，與

叙乖闕，問何時來？二僧答云：『貧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憶，與君相識。』胡復說嵩高之遇，此僧云：『君謬耳，豈有此耶？』至明日，二僧無何而去。胡乃具告諸沙門，叙說往日嵩山所見，衆咸驚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乃悟其神人焉。元嘉末，有長安僧釋曇爽來游江南，具說如此也。珠林六

宋居士二字廣記引有卜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湖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娶妾，復

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徧轉觀世音經。廣記引作發願誦觀世音經千徧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

時廣記引元嘉二十八年原奪二字今補己丑歲也云云珠林五十二廣

宋沙門釋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疾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二人驅將去，使燈光作籠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師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歷筭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推典著屍腋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珠林九十

宋王淮之字元曾，瑯琊人也，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爲

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時還復暫甦。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乃異之耶？」上

字及乃字並依廣記引補 淮之歛蒼蒼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珠林七十九廣記九十九

宋沙門慧和者，京師衆造寺僧也。宋義嘉難，和猶爲白衣，隸劉胡部下。胡嘗遣將士數十人偵諜東下，和亦預行。行至雀洛而值臺軍西上，諜衆離散，各逃草澤，和得竄下至新林外會。見野老衣服縷弊，和乃以完整袴褶易其衣，提籃負擔，若類田人。時諸游軍捕此散諜，視和形色，疑而問之；和荅對謬略，因被笞掠，登將見斬。和自散走，但恆誦念觀世音經，至將斬時，祈懇彌至。既而軍人揮刀屢跌，三舉三折，竝驚而釋之。和於是出家，遂成精業。珠林

二十七

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遷，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輒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爲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楊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爾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衆稍敬異之，以爲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

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臥，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爲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卽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烟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珠林九十七又十九

宋路昭太后大明四年，造普賢菩薩乘寶墨白象，安於中興禪房，因設講于寺。其年十月八日，齋畢解座，會僧二百人。于時寺宇始構，帝甚留心，輦蹕臨幸，旬必數四，僧徒勤整，禁衛嚴肅。爾日僧名有定，就席久之，忽有一僧，預于座次，風貌秀舉，闔堂驚矚，齋主與語，往還百餘言，忽不復見。列筵同觀識其神人矣。珠林十七

宋大明年中，有寺統法師名道溫，居在稜陵縣。旣見皇太后叡鑒沖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襟至境；固以聲藻震中，事靈梵表，迺創思鎔，斲抽寫神華，模造普賢彩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講齋，迄今月八日，曠會有限，名簿索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

景及昆吾，忽視異僧，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僧矚目，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荅曰：「名慧明。」問住何寺？荅云：「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堂驚魂，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賁，幽應攸闡，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殉，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曷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意若曰：陛下慧燭海縣，明華日月，故以慧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識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詮天休。珠林十七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爲兵州刺史。朱循時爲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人，循大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使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敕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弊，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訊，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且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

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卽夕遽遣人參訊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亡。小德旣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循卽免家兵戶。蘭難二僧竝居新寺，難道行大精，不同餘僧。珠林九十四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邨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悉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爲錢。事旣發覺，執送出都，人舩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斫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覆，具見其事。珠林七十九廣記一百十六

宋尼釋慧玉，長安人也，行業勤修，經戒通備。嘗於長安薛尙書寺見紅白光十餘日中，至四月八日，六重寺沙門來游此寺，於光處得彌勒金像，高一尺餘。慧玉後南渡樊鄴，住江陵靈收寺。元嘉十四年十月夜，見寺東樹有紫光爛起，暉映一林，以告同學妙光等，而悉弗之見也。二十餘日，玉常見焉。後寺主釋法弘將於樹下營築禪基，仰首條閒得金坐像，亦高尺許也。珠林十六

宋費崇先者，吳興人也，少頗信法，至三十際，精勤彌至。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於謝

惠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鑪置膝前。初學記二十五引云：崇先少信佛，常以鵲尾香鑪置膝前。

初齋三夕，見一人容服不凡，逕來舉鑪將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其處，更詳視此人，見提去

甚分明，崇先方悟是神異。自惟衣裳新濯，了無不淨，唯坐側有唾壺；既使去壺，即復見此人

還鑪坐前，未至席頃，猶見兩鑪，既即合為一，然則此神人所提者，蓋鑪影乎。崇先又當聞人

說：福遠寺有僧欽尼精勤得道，欣然願見，未及得往，屬意甚至。嘗齋於他家，夜三更中，忽見

一尼，容儀端嚴，著赭布袈裟，正立齋席之前，食頃而滅。及崇先後覩此尼，色貌被服，即窗前

所覩者也。珠林二十四

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秦始皇中，隨湘州刺史劉韜。珠林十四 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

旂，製以為像，像將就而未有光材；敬叔意願甚勤，而營索無處，悲几微睡，見一沙門納衣

杖錫來，上五字依廣記引補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桐屑，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苦求可得也。』

敬叔寤，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屑，何氏云：『實有此屑，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

具說所夢，何氏驚嘉，奉以製光。御覽三百五十七廣記二百七十六珠林十四云：後為相府直書中夜夢像云：鼠齧吾足，清旦疾歸，視像果然矣。

宋袁炳，字叔煥，陳郡人也。秦始皇末為臨湘令，亡後積年，友人司馬遜於將曉間，如夢見

炳來，陳敍闊別，訊問安否，既而謂遜曰：「吾等平生立意置論，常言生爲馳役，死爲休息，今

日始知，廣記引定不然矣。恆思在世有人，務馳求金幣，共相贈遺，幽途此事，亦復如之。」遜

問：「罪福應報，定實如何？」炳曰：「如我舊見，與經教所說，不盡符同，將是聖人抑引之談耳！如

今所見，善惡大科，略不異也。然殺生故最爲重，禁慎不可犯也。」遜曰：「卿此徵相示，良不可

言，當以語白尙書也。」炳曰：「甚善，亦請卿敬情尙書。」時司空簡穆王公廣記引作時爲司空王僧虔

吏部尙書，炳遜並其游賓，故及之。往返可數百語，辭去，遜曰：「闊別之久，恆思敍集，相值甚

難，何不小住？」炳曰：「止暫來耳！不可待久留。且此輩語亦不容得委悉。」於是而去。初炳

來，聞夜，遜亦了不覺，所以而明得覩見炳，既去，遜下牀送之，始躡屐而還，聞見炳腳間有光

可尺許，示得照其兩足，餘地猶皆闇云。珠林二十一廣記三百二十六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爲衆僧，爲衆二字依廣記引補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

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

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噉，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

傷痍徧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爲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

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繫刀鏡，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毳履，或足充一會，并煩請願具爲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旣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間，空中有語，詳聽卽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繫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閒息。感恩罔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臭乃稍歇。此事在秦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條記。珠林七十九廣記一百十六

宋陳秀遠者，潁川人也，嘗爲湘州西曹，客居臨湘縣。少信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宋元徽二年，七月中，於昏夕間，閑臥未寢，歎念萬品死生，流轉無定，自惟已身，將從何來，一心祈念，冀通感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罔然明照，流飛而去。俄而一室盡明，爰至空中，有如朝晝。秀遠遽起坐，合掌端念。頃，見中宁四五丈上，有一橋闊焉，又闌檻朱彩，立於空中。秀遠了不覺升動之時，而已自見平坐橋側。見橋上士女，往返填衢，衣服

粧束，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許，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行至秀遠左邊而立；有頃，復有一婦人，通體衣白布，爲偏環髻，手持華香，當前而立。語秀遠曰：「汝欲觀前身，卽我是也，以此華供養佛故，故得轉身作汝。」迴指白嫗曰：「此卽復是我先身也。」言畢而去，去後橋亦漸隱。秀遠忽然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也。珠林三十二廣 記一百十四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呪。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暖不殮，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逕造牀前，曰：「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作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罍也。」言卒而罍至，達旣昇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屋及所乘罍。四望極目，但觀荒野途逕艱危，示道登蹠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闔甚華，達人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據牀傲坐，姿貌嚴遠，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拄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廢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恆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時不誦戒，此非罪何爲？可且誦經！」達卽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敕所錄達使人

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太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隆鬧聲沸火，而前路轉闊。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門裏，鬧聲轉壯，久之靖聽，方知是人叫呼之響，門裏轉闊，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扠扠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囤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鏊中，隨沸出沒，鏊側有人，以扠刺之，或有攀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肉盡焦爛，而猶不死。諸鏊皆滿，唯有一鏊尙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卽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胆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上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愈堅，禪誦彌固。

珠林九十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舍之

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白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闕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首。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菹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至簿不幸，閣任有闕，以君才穎，故欲相屈，當能願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簿非所克堪，家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竝在齟齬，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爲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拘贖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楣竝，蓋囹圄也。將廓人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痍，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

所益徒爲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卽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卽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是也。『珠林五十二』

宋韓徽者，未詳何許人也，居於支江，其叔幼宗，宋末爲湘州府中兵。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東下，湘府長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貳，殺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繫於郡獄，鐵木竟體，錯桎甚嚴，須考畢情黨，將悉誅滅。徽惶迫無計，待斯而已。徽本習事佛，頗諷讀觀世音經，於是晝夜誦經至數百徧。方晝而鎖忽自鳴，若燒炮石瓦爆咤之聲，已而視其鎖，鏗然自解。徽懼獄司謂其解截，遽呼告之，吏雖驚異，而猶更釘鑠。徽如常誦，又經一日，鎖復鳴解，狀如初時。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鎖詳視，服其通感，卽免釋之。徽今尙在，勤業殊至。『珠林二十七』

宋釋慧嚴京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該暢，見器道俗。嘗嫌大涅槃經文字繁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

槃尊經，衆藏之宗，何得以君瓊思，輕加斟酌？嚴愷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臥，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改，是謂非過；昨故相告，猶不已乎？此經既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驚覺失措，未及申旦，便馳信求還，悉燒除之。塵外精舍釋道儼具所請聞也。

珠林十八

宋羅瑱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門遑懼，屬纊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佑，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既而睡臥，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牕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瑱從妹卽琰，外族會祖尙書中兵郎費愔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珠林九十五廣記一百九

宋彭子喬者，益陽縣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龍。建元元年，以罪被繫，子喬少年，嘗經出家，末雖還俗，猶常誦習觀世音經。時文龍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殺之。子喬憂懼，無復餘計，唯至誠誦經至百餘徧，疲而晝寢，時同繫者有十許人，亦俱睡臥。有湘西縣吏杜道策亦繫在獄，乍寐乍寤，不甚得熟，忽有雙白鶴集于喬屏風上，有頃，一鶴下至子喬邊，時復覺

如美麗人形而已。道策起，見子喬雙械脫在腳外，而械雍猶在焉。道策驚視始畢，子喬亦寤，共視械咨嗟。問子喬有所夢不？喬曰：『不夢。』道策如向所見說之。子喬雖知必已，尙慮獄家疑其欲叛，乃解脫械雍更著。經四五日而蒙釋放。瑛族兄璉，親識子喬及道策，聞二人說皆同如此。珠林二十七

宋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爲越騎校尉。初，建母宗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爲青建。』及生如言，卽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爲水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卽依靈語，向曇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葬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卽止哭而還，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

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聞建喚聲，驚起，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住在何處？」建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也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昔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目今以後，毒癘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易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竝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

滿羊希張永王玄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珠林五十二

齊王氏，名四娘，永明三年病死，下屍在地，爲莊飾者，覺其心煖，故未殯殮。經二宿，肌體稍溫。氣息漸還，俄而能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一沙門，踞胡床坐。見之甚驚，問：何故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四十餘，此四娘女郎可去。』答曰：『向來悅悅，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卽命一人力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婦不？』答：『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行路。』可行數里，便見新婦，卽四娘之媪也。正被苦謫，四體縶縛，如喪鵝鴨法，懸於路側，相見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攀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不覩形。四娘問：『此爲何聲？』答曰：『此是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叫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排其跽著，乃得就身而稍蘇活。其人今休然尙存。

珠林九
十一

前齊永明中，揚都高座寺釋慧進者，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悟非常，因出家。蔬食布衣，

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經錢，賊慚而退。爾後遂成百部，故病亦愈。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珠林九十五

沙門安法開者，北人也，嘗見吳公，長三尺，自屋墮地，旋迴而去。御覽九百四十六

元嘉八年蒲坂城中大災火，里中小屋雖焚，而於煨燼下得金經，紙素如故。蘇易簡文房四譜四

晉世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專心誦觀世音經爲業，後居吳中。於時邑內遭火，屋宇連棟，薨簷相接，火至皆焚，無能爲救。長舒家正在下風，分意燒毀，一心喚觀世音。欲至舒家，風迴火滅，竟家獲免。合縣驚異，歎其有神。時有凶惡少年，怪其老胡，有何靈應，火燒不然？到後夜風急，少年以火投屋，四投皆滅，年少嗟感，至明，乃叩頭首過。舒云：『我無神力，常以觀世音爲業，每有事恆得免脫也。』辯正論八注

晉世沙門僧洪住京師瓦官寺，當義熙十二年時，官禁鑄錢，洪既發心鑄丈六金像：『像若圓滿，我死無恨。』便卽偷鑄，鑄竟，像猶有模，所司收洪，禁在相府，鎖械甚嚴。心念觀世音，日誦百遍，便夢所鑄金像往獄，手摩頭曰：『無慮。』其像胸前一尺許銅色焦沸。當洪禁

日，感得國家牛馬，不冝入欄，時以爲怪。旬日救至彭城，洪因放免像，卽破模自現。上同

史儻有學識，奉道而慢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耳。」每見尊像，恆輕誚之，後

因病腳攣，種種祈福，都無效驗。其友人趙文謂曰：「經道福中，佛福第一，可試造觀音像。」

儻以病急，如言灌像，像成夢觀音，遂差。辯正論八注云出
宣驗冥祥等記

陳玄範妻張氏，精心奉佛，恆願自作一金像，終身供養，有願皆從。專心日久，忽有觀音

金像，連光五尺，見高座上。辯正論八注云出
宣驗冥祥等記

旌
異
記

旌異記

吳時，於建業後園平地獲金像一軀，討其本緣，卽是周初育王所造，鎮於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漢魏未有佛法南達，何得有像埋瘞於地？孫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於廁處，令執屏籥。至四月八日，皓如廁，戲曰：「今是八日浴佛時！」遂尿頭上。尋卽通腫，陰處尤劇，痛楚號叫，忍不可禁。太史占曰：「犯大神聖所致。」便遍祀神祇，竝無效應。宮內伎女，素有信佛者，曰：「佛爲大神，陛下前穢之，今急可請耶？」皓信之，伏枕歸依，懺謝尤懇，有頃便愈。遂以馬車迎沙門僧會入宮，以香湯洗像，慙悔殷重，廣修功德於建安寺，隱痛漸愈也。法珠林

十三

西晉愍帝建興元年，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漁者萃焉。遙見海中有二人現，浮游水上，

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備牲牢以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復有奉五斗米道黃老之徒曰：「斯天師也。」復共往接，風浪如初。有奉佛居士吳縣朱膺聞之，歎曰：「將非大覺之垂降乎？」迺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佛者數人至濱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江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試擎之，飄然而起，便壘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維衛，二名迦葉，莫測帝代，而書迹分明。舉高七尺，施設法座，欲安二像，人雖數十，而了不動；復重啓請，翻然得起。以事表聞朝廷，士庶歸心者十室而九。沙門釋法開，來自西域，稱經說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養禮覲者，除積罪云。又別傳云：天竺沙門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水上，不沒不行。以狀奏聞，下敕聽留吳郡。珠林十三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於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咒，辟諸邪毒，竝皆有驗。別有小僧，就藏學呪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呪，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呪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瞋意誦呪，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恆受持般若，聞師徒竝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壅聳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

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利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荅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敬信。」經師又問：「若神敬信，何意前二師竝皆打死？」荅云：「前二師死者，爲不能受持大乘經典，瞋心誦呪，見弟子來，逆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荅前意。實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珠林八十五

魏秦嶽人頭山銜草寺僧釋志洪，齊州山茌縣人，是朗公會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銜草寺，寺卽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游諸禽獸，而不驚亂，常誦法華，用爲恆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茌縣僧住銜草寺，是須陀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都道俗，聞誌此告，此告二字據續高僧傳引補皆遣遙禮。端坐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洪舒一指，定是初果。」將收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汗，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於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來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

舌多年不壞。珠林八十五續高僧傳三十八

魏高祖一引有此二字亦見續高僧傳三十八次乘禪師後太和初年，北代京闈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

入山修道，出敕許之。乃齋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首歸山，二句一引作讖悔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

國，華嚴轉盛。一引作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厚

珠林八十五又十八感通錄三

高齊初，沙門實公廣記引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過中，

忽聞鍾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山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

所看額，云「靈芝寺」。廣記引作靈隱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臥，以眼眇實，實

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實喚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實見無人，漸入次

門，屋宇四周，門房竝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實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

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

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卽千萬餘里。末後

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荅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鑿禪師講會，各各擊義，

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實本事鑒為和上，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希展上流，整衣將起，咨諸僧司：「鑒是實和上。」諸僧直視，忽隱寺所在，獨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廣記引作諸僧直視寶頓之已失隱寺所在矣寶但獨坐于柞木之上一無所見唯觀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汎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鍾聲。珠林九十九廣記九十九

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傷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傳

如兩唇，其內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

法華者，令六根不壞，毀誦千徧，定感此徵。」乃敕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

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敕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鑪，潔齋旋

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唇舌一時鼓

動，雖無響及，續傳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遷於山室。珠林

五三寶感通錄三亦見續高僧傳三十八次志述後

元魏天平中，定州募士孫敬德防於北陲，造觀音金像，年滿將還，常加禮事。後為劫

賊橫引，禁於京獄，不勝拷掠，遂妄承罪，竝斷死刑。明日行決，其夜，禮拜懺悔，淚下如雨。啓曰：『今身被枉，當是過去枉他，願償債畢，誓不重作。』又發大願云云。續高僧傳三十

衆生所有橫禍，弟子代受，亦本旌異記當據補。言已，少時，依稀如夢，見一沙門，教誦觀世音救生經。經有佛名，

令誦千徧，得度苦難。敬德欵覺，起坐緣之，了無參錯，比至平明，已滿一百徧。右司執縛向市，且行且誦，臨欲加刑，誦滿千徧。執刀下斫，折爲三段，不損皮肉，易刀又折。凡經三換，刀折如初。監賞官人，莫不驚異，具狀聞奏。承相高歡表請其事，遂得免死。敕寫此經傳之，今所謂高王觀世音是也。敬德放還，設齋報願，出在防像，乃見項上有三刀痕，鄉郭同視，歎其通感。

三寶感
通錄二

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常誦法華，初死之時，權殯堤下，後遷改葬，骸骨竝枯，唯舌不壞。

續高僧傳三十八 續傳載此在志滿與雍州僧之間

元魏北代乘禪師者，受持法華精勤匪懈。命終，託河東薛氏爲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世，不願處俗。其父任北涇州刺史，隨任便住中山七帝寺，尋得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狼山不？乘禪師者，我身是也。房中靈几，可送除之。』父母恐其出家，便與納室。

古小說鈞沈終

爾後便忘宿命之事，而常興厭離，端拱靜居。續高僧傳三十八
次邦州東看山不壞舌後傳

